

庸言 知旨

正言直道  
正心正氣

## 声明

本书为学习交流所用，未经出版，也无意出售。请各位读者尊重本工作室的劳动成果，自行打印装订，切勿售卖牟利，多谢合作！

## 推广

本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满文书籍作坊

满文资料下载：<http://www.bitheikuren.com>

(关联微信公众号：黑水余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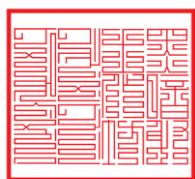
满语新词查询：<http://www.dorontu.com>

(关联微信公众号：满语志)

庸言知旨新編

黑暗射手作坊整理

蒙古文字 二三年元月版



蒙古文字 二三年元月版

陕西西安苏尔发

校正排版

الجزء الأول

الجزء الثاني

辽宁盛京苏春阿

整理录入

الجزء الثالث

الجزء الرابع

清 宜兴

著

الجزء الخامس

الجزء السادس

制作者名单（以逻辑、天气预报、十二字头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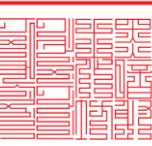
وهي: 1. 逻辑, 2. 天气预报, 3. 十二字头, 4. 整理, 5. 录入, 6. 校正, 7. 排版, 8. 出版, 9. 发行, 10. 销售, 11. 宣传, 12. 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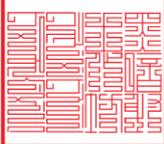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也。此其所以為通序也。夫通序之於書，猶如綱之於目，領之於臂，挈之於提。凡欲求書中之蘊奧，必先通其序。序者，書之眉目也，不可不察也。

夫通序之義，蓋有八：一曰辨體，二曰明義，三曰統類，四曰貫串，五曰通貫，六曰參攷，七曰總攷，八曰統攷。辨體者，辨書之體裁也。明義者，明書之宗旨也。統類者，統書之類屬也。貫串者，貫書之脈絡也。通貫者，通書之氣貫也。參攷者，參書之互攷也。總攷者，總書之總攷也。統攷者，統書之統攷也。

通序者，統攷之序也。凡欲求書中之蘊奧，必先通其序。

夫通序之義，蓋有八：一曰辨體，二曰明義，三曰統類，四曰貫串，五曰通貫，六曰參攷，七曰總攷，八曰統攷。

夫通序之義，蓋有八：一曰辨體，二曰明義，三曰統類，四曰貫串，五曰通貫，六曰參攷，七曰總攷，八曰統攷。辨體者，辨書之體裁也。明義者，明書之宗旨也。統類者，統書之類屬也。貫串者，貫書之脈絡也。通貫者，通書之氣貫也。參攷者，參書之互攷也。總攷者，總書之總攷也。統攷者，統書之統攷也。



庸言知旨新编

采用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庸言知旨》一书

此 庸言知旨新编

《庸言知旨》一书

于清代满语及满族文化研究多有裨益

“此书包含了清代许多满汉俗语”

此书包含了清代许多满汉俗语

《庸言知旨》一书

作者为宜兴

《庸言知旨》一书

公元一八零二年

《庸言知旨》一书

庸言知旨一书成于清嘉庆七年

《庸言知旨》一书

导言

《庸言知旨》

庸言知旨新编

《庸言知旨》一书

敬请读者提出修改意见

“庸言知旨新编”

时间精力与水平均有限

如有不符不周之处

《庸言知旨》一书

新编

由我自己做成

《庸言知旨》一书

十六章 与原书相同

“庸言知旨”

新编

共有一序

四卷

《庸言知旨》一书

汉语翻译陈旧之处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更新

“庸言知旨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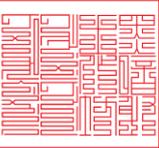
但并非原书的重复抄录

而是针对原书中满语书写错误

《庸言知旨》一书

庸言知旨抄本

《庸言知旨》一书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电子邮箱地址: 7234333518@qq.com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公元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于盛京沈阳

苏春阿书

不须乎督课也

泊夫定鼎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有华言

故矢诸口也 自然精纯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耳非是无以听

不复知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即习国语

口非是无以言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溯我先辈

幼甫能言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国语者

吾辈方言

本天籟也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宜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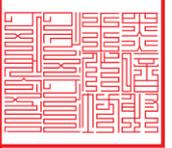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庸言知旨序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庸言知旨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 庸言知旨 ○

罔知其旨趣也审矣

岁庚申

然则非话条之占毕  
口耳之专攻

而欲其齐语  
得毋夏夏其难乎

不犹课楚人以齐论

而授以附会汉语之清书

唯清书之是赖  
夫欲从事于方言问对

幼而叩清语  
懵如也  
长而习焉

杂以夷夏方言  
多习汉俗

入都  
垂二百年  
居是邦者

○ 庸言知旨 ○

不揣固陋

复为此者

惟是当世话条美不胜收

分次缕条  
凡三百余则编为一帙

爰加考酌  
十摭其二三

此而任其凋零散佚  
恐貽鸡肋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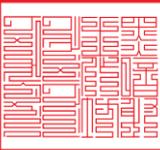
片楮之积以若干计

与夫承乏东省采诸故乡人之口颊者

捡旧篋中  
童时之所咨询于耆老

予任巴里坤  
政务多暇

○ 庸言知旨 ○



必循是以往 而后旨不失其朔

音不涉于俚

有益字而言者 复有汰字而言者

有遵原句而言者 亦有变音而言者

名之 至若满清语成章

庶几芥纳之似焉 因以庸言知旨

而于梓里之故旨遗音 就中片言剩语 无非口耳所得之绪余，

只以续尾成裘 不无小补

非敢标瓦砾于珠林

非敢标瓦砾于珠林

非敢标瓦砾于珠林

非敢标瓦砾于珠林

仲春宗室桂圃宜兴序

嘉庆岁次壬戌

用草数言弁于首云

越寒暑

辑录告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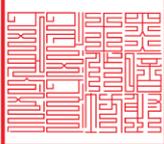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即其舛谬不周者厘正之焉

幸高明诸子 谅鄙人之僭陋

以清语元音一卷附而缀之

而协矩矣 故词也蘄合于规 音也欲明且捷

而协矩矣



虽然也得停下来思索玩味

不容易一口气读完

但我又看了古人写的话条子  
感受完全不一样

别人看了当然看不懂

各种逻辑拧巴到一块儿  
混乱至极

一半汉语习惯一半英语思维

仔细一看他们的文字  
不合满语的规矩

说的话都特别地别扭  
看着难受

我老觉得  
十年前那些个写满语文章的

苏尔发序

看字如看人

现在的满语学习者

再不学习古代贤者留下的话条子和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远不及当年  
因此

能够同朋友们练习说满语写文章

日积月累地

其中道理在于  
古人得到了老人们的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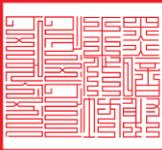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一下就能看懂了  
现在那些生涩的文字完全比不上

文字就像是书本里流出来一样

很容易看明白他们在写什么  
大概搞清楚句读主旨了再看

却是十分流畅  
言语清晰意思明白

看字如看人



趁着老天爷给他们赏饭吃使劲作弊

不要脸还爱装样子靠作弊刷成绩的无耻之徒

那伙胆子大脸皮厚又计较得失看中成绩

无暇兼顾满语 结果这学期居然是网考

时刻备考 复习研学

而后我就一直在努力学习

上个月学校担心我们的安全让我们提前返乡

我这学期真是多灾多难 就没好好在教室里待过几天

虚字书的话 那就什么都学不会了

“那伙人胆子大脸皮厚又计较得失看中成绩”

那伙人胆子大脸皮厚又计较得失看中成绩

就拿来了苏春阿阿哥的庸言知旨新编底稿

于是我就想先整理一些短的

但金瓶梅等项目需要的时间精力太大

转身投入满文书海

马上魂魄归位 来了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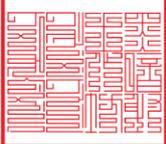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好容易熬到了考试结束

没办法 我都没指望能考好

到处招摇 我是恨得牙痒痒

完事还笑话那些不作弊的人是傻子

“那伙人胆子大脸皮厚又计较得失看中成绩”



便爱不释手

然而

汉语部分更新为了现代汉语 更便于阅读 我拿到了底稿之后 这本书满语部分和原书无异

重新翻译成了现代汉语 因此

又把旁边的汉语翻译 就挑了这本话条子

一键一键录入了电脑

当时他是想尽快入门

这本新编也不是很新 是苏春阿阿哥一七年

开始了整理工作

“苏春阿阿哥初学之时的整理工作”

我将这本书的满语汉语合璧排版 改正了满汉断句和文字错误

我十分认同这句话的观点 于是

有道是错而能改善莫大焉

是在于知错能改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而学问之道 不在于一点错误不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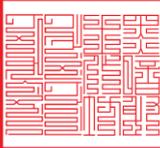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知识都要经历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积累过程

不过这些错误纰漏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有很多错误纰漏

这本书终究是苏春阿阿哥初学之时整理的

“苏春阿阿哥初学之时的整理工作”



我修正了苏春阿阿哥的错误

或是被古今异义所误导而产生的错误

依然无法解决那些在校对时因疏忽大意而未能发现纰漏

学习浅薄 即便改正了所有能发现的错误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 我的能力终究有限

以至于让人误以为清朝有了器官移植技术一类的笑话

改正了把份写成肺

补充了缺失的翻译 修正了原文的错别字

删除了多余的部分

庸言知旨

再加上要花时间玩戴夫 RUSH 掘地求升 恐怖奶奶

之类的活儿

扫地 刷油烟机 擦窗户 买年货鲜花

自然需要做家务 我手头全是擦天花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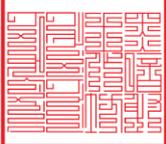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本打算在一周之内解决可是 这新春佳节

这本书的章节很多 年前我开始整理时

是可以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的

那么相信这本书

而后人将会修正我们留下的纰漏



每一篇每一条都在教导道理

这本书里的内容  
分成了十六篇

也不清楚多久能放出来

二校

绘图

做封皮都不知道啥时候

抽空整理  
这才弄完

还要走亲戚  
看电影  
写作业

老要为英语六级背单词

没搞完  
拖到了年后  
这两天

我的世界等游戏

我的世界等游戏

最近生活很不如意

对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很有好处

摒弃其短处  
不仅对满语学习有好处

批判阅读

吸收其长处

各位读者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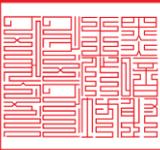
对今人也有益处  
因此成为了现代满语学者的必读书目

有些地方和现在的观念不同  
但大部分都是引人向善

只是受限于时代环境

这二百多条里都没有啰嗦  
全在教导后人

这二百多条里都没有啰嗦



二〇二三年元月二十七

苏尔发著

好事啊  
« ڭىسەننىڭ خۇش خەۋەرلىرىڭىز، ئىنتايىن ياخشى. سىزنىڭ ئىشلىرىڭىزنىڭ ئىشەنچلىك ھالەتتە ئۆتۈۋاتقانلىقى، بىزگە چىننىق ھالەتتە خۇشاللىق بېرىۋاتىدۇ. »

这不仅是我们工作室的好事 也是全天下满语学习者的

交给我们工作室整理 实在是感激不尽

希望各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 能够把自己整理的电子版

我能有这样的朋友帮助 那将是无所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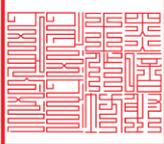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早已把这本庸言知旨新编录入

幸亏有苏春阿阿哥

但也没有精力去把一整本书录入完毕

« ڭىسەننىڭ خۇش خەۋەرلىرىڭىز، ئىنتايىن ياخشى. سىزنىڭ ئىشلىرىڭىزنىڭ ئىشەنچلىك ھالەتتە ئۆتۈۋاتقانلىقى، بىزگە چىننىق ھالەتتە خۇشاللىق بېرىۋاتىدۇ. »

« ڭىسەننىڭ خۇش خەۋەرلىرىڭىز، ئىنتايىن ياخشى. سىزنىڭ ئىشلىرىڭىزنىڭ ئىشەنچلىك ھالەتتە ئۆتۈۋاتقانلىقى، بىزگە چىننىق ھالەتتە خۇشاللىق بېرىۋاتىدۇ. »



腆着脸 拿旧礼教训子孙呢

不会说满语 这就是忘记了本源啊

咱们身为尊贵的满洲人 反而不能理解自己的方言

都还没有丢掉自己的方言 照旧说着呢

西边的回部 南边的蛮夷有各自的方言一样 四方部族

咱们身上有满语 就跟东边的朝鲜 北边的俄罗斯

第一篇 根本

谁愿意不学说话想当哑巴呢

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重要的地方 然而身为满洲贵胄

满语之事 跟文物才艺不是一回事

咱们要是守着先祖嘴边的恩泽 先祖留给我们的语言也不是不比之差 也不是不大气啊

无亲无故 与其学他们那无稽之谈粗鄙之语 张口结舌的话 理上过不去 别人与咱们

都要靠说话 要是与人见面不会说话 只是 理清眼耳见闻 印证心中所想

谁愿意不学说话想当哑巴呢

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重要的地方 然而身为满洲贵胄

满语之事 跟文物才艺不是一回事

咱们要是守着先祖嘴边的恩泽 先祖留给我们的语言也不是不比之差 也不是不大气啊

无亲无故 与其学他们那无稽之谈粗鄙之语 张口结舌的话 理上过不去 别人与咱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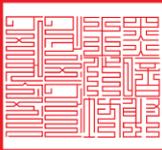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都要靠说话 要是与人见面不会说话 只是 理清眼耳见闻 印证心中所想

谁愿意不学说话想当哑巴呢

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重要的地方 然而身为满洲贵胄

庸言知旨卷一

咱们身为尊贵的满洲人 反而不能理解自己的方言



宗族分定之时

规定太祖高皇帝一系

更是胡诌八扯  
宗室和觉罗是立国之初

就好像称瓜尔佳为关  
称钮钴禄为郎一样

这是无知村夫胡编乱造的

现在咱们的国姓爱新觉罗  
有人称为赵

有各自的部族  
族姓各异

咱们满洲原本都在长白山东北一带生活

又费了什么了吗  
玷污什么了吗  
仔细想想这能错吗

勉力施行效法先祖之事  
也是一个务本的道理罢了

宗室和觉罗是立国之初

经上有云二名不偏讳

不可以相信  
否则就会有失体统

自然就可以依次明白了  
粗野小民的胡言乱语

等数本书  
详查恭诵

御制满洲源流考  
八旗氏族通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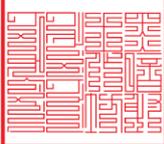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词条下的注解中有所记载  
又有

众满洲部族之名  
都在清文鉴中满洲

太祖伯叔的后代称为觉罗  
自此

和太祖兄弟一系称为宗室

宗室和觉罗是立国之初



发布谕旨

每天都一样 一点变化之处都没有

辰时一刻 就开始处理政务 接见大臣

每天必定在寅时起床 稍微坐一会儿 用了膳

都应该在寅时起床 所以我们的圣上无论冬夏

阴阳之理 人生于寅 因此无论是谁

因此禁止父子名字首字联用

父子名字的首字重复使用的话 就看着像兄弟了

这不是为了避讳某个字 而是根据早年高宗谕旨

咱们起名的时候 父亲名字的首字是不可以用的

最终战死沙场才能称为尽忠 譬如

不是说冲锋陷阵舍身作战

所谓忠 就是说要在各自本职上一心一意

孜孜学善

这样看来 任何人都要闻鸡鸣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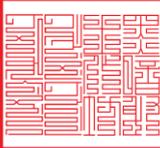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要问为什么 那是因为这是生物开始活动的时间

生得类似 那鸡鸣必定在寅时

人和飞禽走兽都称为动物 各自天性

这才叫天行健 果真可以称为圣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任何恩情还能比这个大吗

这样一想

况且咱们的身体是爹娘给的啊

把屎把尿养大  
劳累辛苦呢

必定勤勉报答呢  
何况爹娘从小供食怀抱

别人的好物厚恩受了之后  
还想着礼尚往来

尽忠了啊  
这就是在咱们的本职业上

日后可成楷模榜样  
不欺瞒上司 坚定心志

咱们们的差事都是国政的一部分  
不在这上面算计小便宜

竭诚办事

竭诚办事

竭诚办事

必定立即改成

如果有品行本领不如别人的地方

身上有了无意的过失  
有朝一日猛然醒悟  
感到羞耻

所谓耻  
与人的关系非常重  
譬如

也是被求着这样做的罢了  
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那种看父母说要什么的才去迎合的人  
即使丰厚奉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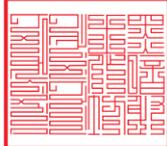
只要能在父母发话前体贴尽心  
就称得上孝顺了

并不在于家财力量  
即使粗茶淡饭地奉养

所谓孝顺  
在于人子尽心

无论怎样地报恩  
能得上万分之一吗

能得上万分之一吗



器小易盈，福至则止。

器小易盈罢了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或者跟着别人一起沉迷于声色犬马的话，那就不过是受不起福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公務上要更竭誠盡心，要是果高興了自傲了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成功以後，差事上要更盡力勤勉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大凡升了一級，晉了一階，都是自己辛勞勤奮的成果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人的修身之門戶，說的就是這個啊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還不努力改成勤勉的人，是沒有的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這是自然而然的情理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知耻的話，必定心志勤勉全力振奮

“功高震主，身危名削。”

生病時

何等地耗干心血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老人把咱們從小時候養育大

多麼耗精神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也是一瞬間就會不好意思的啊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就是衙門里的朋友同事

鼻子眼睛都看着你呢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要是臉都沒了，臊眉搭眼的，怎麼面對大家呢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推諉偷懶都不可以

應盡心竭力奮鬥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要專心致志學習做分內事

三是勤奮

占小便宜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任何可耻之事都應該戒止

二是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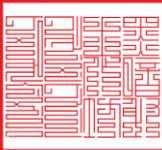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當差之人

有三點要緊

一是臉面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现在习惯了

长大以后要让他戒止改正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而且样样都有危害

常言道

咱们的孩子 抽烟喝酒 不能当吃喝

旱烟 鼻烟 酒和槟榔等物 不要教给

你忍心吗 老天又怎会允许

要是不以诚意竭尽所能回报的话

的想法吗 没有啊 咱们虽然不很理解孝道

那时候 难道有想要惜身子 惜心血 存力气

存心



这样比弄其他乱七八糟的强多了

做也做不够啊 从现在起同孩童之礼捎带着教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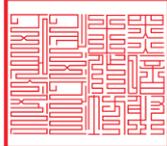
孝悌忠信的事情 每天从早到晚

为什么不教他洒扫应对进退的孩童之礼呢 孩子长大以后

没事时当做消遣游戏的玩意儿 那有这个空闲

那可就难了 况且 即使觉得他是个孩子

存心



那你怎么低着头头盯着手看

嘴里嘟嘟囔囔

你手里抓着什么呢  
没抓着什么

轻易背下来  
连书的意思都理解不了

就只嘴上随便念着  
马马虎虎混日子  
非但不能

如果眼睛看着别的东西  
心里在想别的事情

不要信口像数字儿一样。

书上的一字一句  
一定要念到熟练

读书  
称为念  
念者  
思念也

第二篇 文学

一个词都听不出来呢

今天到底是没能熟记

讨了没趣了

你要是听我的了  
我还有什么说的  
总是不听跟我磨洋工

天天叫你多读几次  
真是催得嘴发酸

罢了  
有什么用

心志又浮躁  
半懂不懂地学  
无非就是得了个读书的名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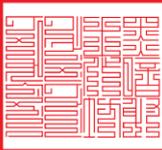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身心才可以受益  
如果工夫没下到

反复推敲仔细研究  
身体力行的话  
才能知晓书的旨意

书里面  
一定要弄清楚句读  
校准字眼儿

一个词都听不出来呢

一个词都听不出来呢



把你的功课吃进肚子里

才是你真正的本事

滚瓜烂熟 你再还回来。

“……”

才到那儿啊 还早着呢 这本书你拿去 一定要脱口而出

“……”

我不隔三差五地提醒你的话

你还背不完呢

结结巴巴背成这样 你就打算充数吗

努力去吧

实在是胡说八道

过则勿惮改

这句话牢牢记住

反而让我把批文减去几道

你怎么好意思呢 现在还不努力熟读就算了

“……”

“……”

就能回讲哪个地方 虽然只是粗通 书的意思大概也能讲出来

嘴一张话就跟流出来一样熟练 又试着问他 问哪个地方

前天让他背书 流利熟练 一点停顿卡壳都没有

的名声

多丢脸啊你也不想

你就这样不当话

随意地干 非但背上了个执迷不悟

不仅当面教你 真是再三地扯着耳朵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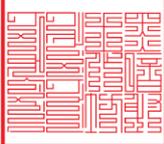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不给倒脚的空儿 觉得是我在强迫你们 在这儿埋怨呢吧

想必是觉得我不放你们去快活

绝不是替我用功 看你这脸拉着嘴撇着的样子

“……”

“……”



会学的人不累师父

而且加倍地长进

还误人子弟 恐怕要损阴德

要是充数敷衍 不能教育别人不说

咱们但尽心力穷所学地教导就完了

没曾想被懂行的人嘲笑了

有那种爱用冷僻词句的 他只是盘算着要惊艳

只以稳准为贵

翻译之理 用熟 不用生

真是明显进步了

“用熟不用生”

赶明儿别责怪我字儿潦草 哪里的话 你是个仔细过头的人

好 这书兄弟我抄归抄 但是我的字实在是丑

好兄弟 这本书你替我抄一下可以不

我的眼睛最近平白地热乎乎地长眼屎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这不就是徒有虚名而没有实在好处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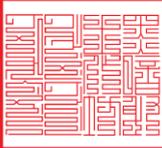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而且师傅徒弟两方的埋怨也不能化解

因此学的功课 十分中连一二分也学不到

就等着师父催 读书也不用心

这就叫事半功倍 那学习的时候各种偷懒的

“用熟不用生”



咱们满语

与汉语不同

只知道整字意思

咱们满语，跟汉语不同，只知道整字意思，可是旁边还圈活了。你可没注意到。

再有这里面这两个字

你不是说圈了圈就丢开不念了吗

昨天就应该把这一行半念完

今天批另一段才是

放的位 置 是一段的末尾啊

你念的这本书不成段了 你看 这个句号

岂不是装谦虚了么

你的字别人求还求不到呢 说不好一般之类的话

全然不像是那些马马虎虎一样的人

你的字别人求还求不到呢

你的字别人求还求不到呢

必须使用

则仔细核对后再用

再有一些字，非常重要又很繁杂，倘若不得已，就又要变成有力字。

这应该清楚准确地分开，无力量加上一个之后，就变成了有力字。

满语的有力字，加上一个之后，则更加重要。

才能说话，把到处都是的虚词专心弄明研究明白，必须把破字的用法弄清楚理解了之后，自己是不能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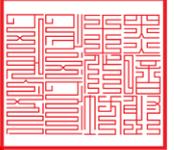
自己的话，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自己的话，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自己的话，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自己的话，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自己的话，把整句话意思解出来的。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来用

如果稍有违背

满语的规矩就被破坏了

为中性

该阳配着阳

阴配着阴

额克勒叶等字

为阴音

称为阴配阴

伊齐鄂科等字

又有阿喀拉雅等字

为阳音

称为阳配阳

就听的人干瞪着眼发呆

不理解事情的原委了

句子里搭配使用得不清楚贴切的话

又有哈喝和称为已然字

喇呼喇称为未然字

用起来太麻烦

如果在可用可不用之间的话

还是将就着算了吧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记住了后向他请教 没有他不会的

挨个彻底地讲解

汉是汉

我们在别处见到了不明白的句子

他是头等的博学雅人

满是满

就不会为了被指摘轻视而发愁了呢

地努力 时间长了

自然地就能囫圇半片地应付了

语音上要学者地道

要努力表达贴切

这样一股劲儿

见别人问

爽爽快地回答

说满语

要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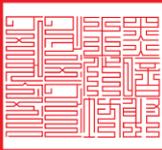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不要犹豫

面上不要犯难

这区分分的规律

应该专心地快些理解明白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ᠠᠵᠤ ᠲᠠᠭᠠᠨ



骑马骑得慌慌张张 还是老样子 努力点儿能咋

再过一阵子 看他的射箭骑术 拉弓拉得颤颤巍巍

下次见面用满语问他 他用汉语这那那地搪塞应付

他就把你的话放在一边 毫不理睬

教导 面上他也是地应承着 背地里

为了让他勤奋学习汉子的本事 我是一直揪着耳朵

诲人不倦之人。

拿它的出处本源开导于你 他实在是可以称得上

给你 而且还把这章书找出来

给你

给你

不丢男人的份儿吗 从现在起努力加油

明显比不上人家 只能受别人的摔打 给人打下手

没有什么大把的空闲了 到了重要场合

家事务的时候 就算想学 被公事所累 被私事所牵

如果不专心勤奋学习汉子的本事 赶明儿接手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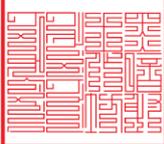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不要浪费时间 你现在的在爹娘的庇护保障之下闲着

日月流逝 如同电光石火一般

让我能怎样呢

自己一点功夫不肯下 把咱们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给你



箭杆应该沿着嘴角靠在脸上

咱们只管依理一步一步领着学 自然就能学上去了

“咱们只管依理一步一步领着学，自然就能学上去了。”

自然主意全无 学习的事 不是一举成功的

“自然主意全无，学习的事，不是一举成功的。”

红着眼睛 大叫着急躁地催促的话 就更会吓坏了

“红着眼睛，大叫着急躁地催促的话，就更会吓坏了。”

催促之下写得不通顺了 再冲着脖子

“催促之下写得不通顺了，再冲着脖子。”

心智未全未曾开悟的初学小孩 悠着点儿教育

“心智未全未曾开悟的初学小孩，悠着点儿教育。”

功到自然成 何愁不能脱颖而出呢

“功到自然成，何愁不能脱颖而出呢。”

按规矩 箭杆应该沿着嘴角靠在脸上

“按规矩，箭杆应该沿着嘴角靠在脸上。”

不可以赖账

“不可以赖账。”

二层靶圈随即掉下来的 照样当成射中二层

“二层靶圈随即掉下来的，照样当成射中二层。”

拐着中了后鸽子没掉下来的不算 射中二三层靶圈之间

“拐着中了后鸽子没掉下来的不算，射中二三层靶圈之间。”

咱们先约定明白再射 擦边的就不用说了

“咱们先约定明白再射，擦边的就不用说了。”

难道应该敬称为卓越强人么

“难道应该敬称为卓越强人么。”

射中下边的 你要是算进去 那弹起来射中目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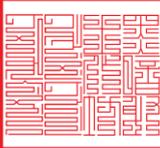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射中下边的，你要是算进去，那弹起来射中目标的。”

正中靶子的中心 才可以算数 像这样擦着

“正中靶子的中心，才可以算数，像这样擦着。”

第三篇 武功

“第三篇 武功。”



这个位置要牢牢记住下力气改正

“你的肩膀往后”

你的肩膀往后

大腿往前

这就反了

脚尖稍微往里收些

射箭的招式里有个收软肋的说法

“你站得太开了”

两脚不能宽

近了也不可以

你站得太开了

要按照各自的身段调整

站着的时候

你现在又靠什么瞄准目标呢

乱了拳头必会动

“你难道没听过吗”

忙中出错

你难道没听过吗

眼睛顺着靶箭箭尾死死盯住目标

你对着鼻尖放上就错了

往下挪

“你两支箭打头”

射中红心的话 应该拿六根签

你又进来想插话搅和

这个鸽子的圈

他不知看清楚了没

“他说正好打中第四层”

得意洋洋的口气

如果他不奋进的话

恐怕就丢了男人的身份了

丝毫不轻视

现在正是年轻力壮之时

必须一肩一肩地定好字儿

用尽全力定足

再放手

武不善作啊

想要开弓

凡事当行争强好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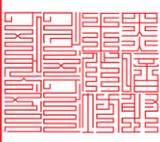
“你两支箭打头”

射中红心的话

应该拿六根签

你又进来想插话搅和

这个鸽子的圈



射靶子

这样的好天别虚度了啊

没意思

咱们干点什么

射鸽子

今天一点风都没有

天晴极了

家里闷头宅着的话

给挨个收靶箭挂鸽子的小孩子们平分了吧

你被罚的钱从这里刨除另出

跟抽水混一起

总共射了三回 输赢的钱都算明白了后

咱们每人占的数儿是二百二十一个

把榜眼按旧例入筒吧

现在偷着拿了七根

该罚

看那注多的

试试看谁的大拇指厉害

谁的彩头好

刮膘也算上

咱们当即结清

你觉得不公平的话

这不是有添头么

把这个扇套

你那个翎箭

我的扳指

混在一块儿

咱们射比赛

不许再赶着要

每层算作两个钱

输赢咱们都当即清楚了结

大鸽子射中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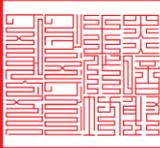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算作保本

除此之外二层以内

咱们就赶层儿比试试 也别学得像赌钱一样 不入流

咱们射靶箭吧

抓那个筹也让人不高兴



恰巧遇到 果真有幸 他的那匹红沙马放开了纵跑之时

那人原本生得窈窕俊俏 前日挑官的地方

就是跑远了 每次不是靠里了

而且还会慌里慌张弄不好 每次不是靠里了

挑马 要常常不带缰绳地空跑几次之后 才带弓箭

拉弓要是早了 手会动 就不得劲儿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 靠近以后 再加鞭拉弓兜底射向目标

再松开缰绳 待跑开了 手里的扣儿扣上 目标要

骑射的时候 压着马对准了路线 纵马跑过去后

纵马跑过去后

纵马跑过去后

均匀整齐地依次行进

所属队伍的章京要照着指点着 让行猎的众人看着队伍

野兽就从这个缺口逃跑了 是你们甲喇的罪过啊

如果好几个人挤在一块 队伍一定会断开

行猎之时 整齐非常重要 不要弄得这儿出去了那儿拐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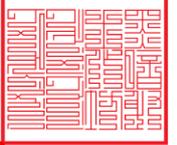
今天才得以见到 这样的优美动作娴熟骑射

真是出众 这样的优美动作娴熟骑射

他那手里从容 胯下带马自然优美

平稳极了 膝盖骨以下就跟爬一样 笔直迅速

笔直迅速



看那公盘羊，

我一看从左边的山坡瑚哩阿玛往这边找来了 我叫道瑚阿哥

没打正地方 牢牢射在了后胯上 它全然无碍

就想往前跑 我骑马飞奔力追上射了一箭 可惜

正好撞见 才正抽箭的时候 公盘羊掉头

看见一个斜坡 催马上坡

打了马一鞭子就下到水沟里去了 往那边骑马涉水找路

深浅我也来不及考虑

往这边来 我想迎上去 不料前面横着一条水沟

撒围之后依次行进之时 从右边密林里一只公盘羊出来了

那羊就只剩勉强动动蹄子的份儿了

咬了一口脖颈 摇头晃脑地死死不松开

羊轰然倒地 还想勉力站起来之时 一只四眼长毛细狗跑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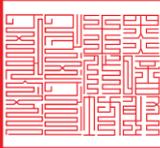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看见了羊 斜赶着追上去射了一箭 射中了胳肢窝

径直向右边队伍的位置逃过去了 幸亏莫尔根阿玛越过山岗

打中羊角根 那只公盘羊转过身子晃悠着

没理会会着擦着他过去一个人砰地一声迎面开了一枪

拦住 快补刀 他正拦堵着



你见过我跟着猎物吗

脚也没往前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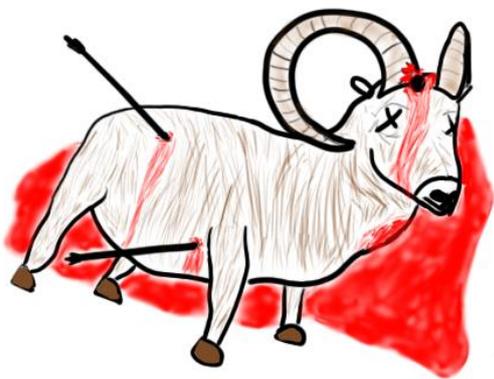
现在稍微有点顶风

你见过我跟着猎物吗  
我何时举枪呢

那样就放空枪了

你刚才肯定是没等仔细盯着妥当  
就勾动扳机火镰

你既然想学用枪  
就不要信手胡乱放枪



你既然想学用枪  
就不要信手胡乱放枪

你先在炮尾正正好地画条刻度

后面的支杆结实实钉住了  
再有既然准星是不固定的

而且炮又退后了  
现在给枕木打进楔子起一下

这一炮  
擦着地过去了  
这是因为前面的枕木低了

也要看着风向  
火门的眼儿应该背着风拿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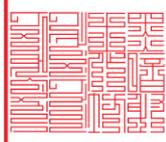
也没事  
开枪的时候

不然就冲下拿着火门  
这样火绳的火星即使落下来

我告诉你  
有风的天  
走路时要用手持着火门的烘药

我转身之时  
被风吹下火星儿  
走了火了

我转身之时  
被风吹下火星儿  
走了火了



我用手刀，对准星，

我用刀 他抓着枪 对着摆好姿势 正审视着

真是疏忽  
“真是疏忽”

开枪的 更容易打准的吗 反而射低了

是低了 但凡打枪 还有比趴下之后在枪下支上枪架

靶子这边地上忽地起了一阵灰

刚才那 不仅听不到枪靶子打中的声音

他跪下之后打的这一枪不错 正好打中中间的圆心

瞄准目标 就会得定了准头了吧 何愁打不中呢

把准星端端正正地放在刻度上 再从准星的眼儿里顺着星儿

“顺着星儿”

说是怎么样了 往前一看 食指虎口处合着横砍了一道

只听啊呀一声 他就往后跳了出去

我对着用刀刃斜着一抵 顺着枪身推着砍了一刀

他退了一步 转身就冲我的头打下来

我顺势想要追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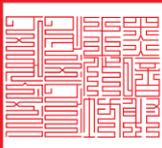
砍向他的枪 枪尖断去了一大段

顺手朝着我的肋部又是一枪刺过来 我一挥刀

我用刀尖一拨 顺势跳了过去 他往后抽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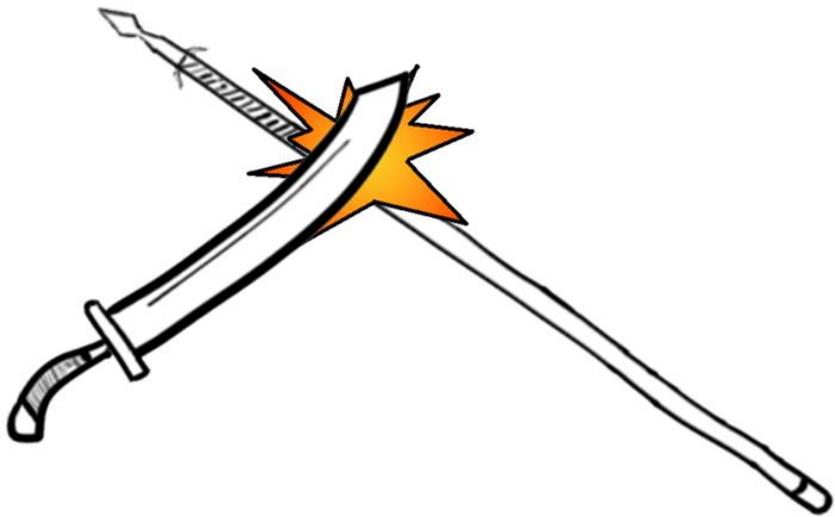
他枪一晃 照着我的脸刺了过来

“照着我的脸刺了过来”



血正滴答地落下来

血正滴答地落下来



血正滴答地落下来

道理没有丢掉

父祖没有辱没

到任何地方

所谓男子汉 在于坚定心志 穷困又怎样

一辈不如一辈。

离世后别人提起就伤感怀念

在世时受人景仰

立了顶天架海之功

不是有福人福相之说吗

坚持义理而行事 是自己的本分 没什么争的

第四篇 品行

就是不得显赫腾达

走运了自身被选中进而出类拔萃

是自身的本分 没什么争的

是自己的本分 没什么争的

第四篇 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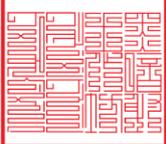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坚持义理而行事 是自己的本分 没什么争的

第四篇 品行

第四篇 品行

第四篇 品行

第四篇 品行



有失汉子的身份啊

这几句话

如果因失去官职而发愁  
必定会掂量计算利益轻重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有什么呢

只管守好现职坚定道理  
尽心行事就完了

谈笑如常  
他说当官之人

因他的官职丢了  
我去看他  
他脸色红润有光泽

就成了低劣不堪的贱货了啊  
自己在尿里呛死算了

如果钻到别人的羽翼下  
低三下四地压着心气生活

都是体面硬气的  
气势也不亏

都是体面硬气的  
气势也不亏

不由自主地放不下心  
趁着还没死  
我想在家照顾几天

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我在外面的时候  
总是平白无故地心里恍惚

咳儿咳儿地喘气  
不时地昏迷

从他最近生病起就消瘦  
全身皮包骨了  
而且这几天还加重了

我从孩提之时就由他抱着背着看着长大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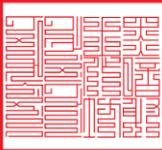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他虽然只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但我极度亲爱不说

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心志度量的高贵了

这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真值得尊重  
到底是经过大事受过磨练的长者

真值得尊重  
到底是经过大事受过磨练的长者



再者我稍微多动几下 就气喘吁吁 心跳不止

你的礼节我坐着一动不动地接受的话 心里过意不去

你不嫌弃我风尘仆仆赶来 我实在是不胜欣喜感激

老人摆着手说 阿哥且慢 你听我说

都可以 但叔父的坟莹地无论如何别进去了

你想竭尽全力报答恩情 只是你的忧伤忧戚有点过了 不管怎样 只是一个异性哥哥

你尽管放心在家待着 所有的差事我替你办了

你这悌顺恭敬的深情厚谊 真是值得赞扬

真是值得赞扬

真是值得赞扬

真是值得赞扬

真的可以称为养志了 因此 他不是为了私事出门

赶在老人开口之前就事先准备好 像他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事儿上 都看着他家里的老人

成天缝补这个收拾那个 带着他那口子的努力讨生活

全部衣食浆洗的事情 都不靠别人

你说他喜欢外出吗 不是啊 他爹娘岁数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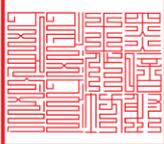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听我的话吧

衰弱的身子岂能忍受 阿哥啊 恭敬不如从命

今天光临的人很多 我如果依次应酬周旋

今天光临的人很多

今天光临的人很多



主人请尊便。

姑爷请上座 好兄弟这边陪着 主人请尊便

熟则无礼 老弟我的鄙陋之言可以听一下

礼多则乱 又俗语有云

做事忠顺为上

不要得意忘形骄纵逞强自以为是 品行谦和为贵

真是可喜 只是官大了

你代理了那个官缺吗 多好啊 想来不久就实授了

了吧

咱也别碰钉子 别难为他

“

万一这个好事丢了应接不上说的话 就会被别人笑话说受罪了吧

男人要凭自己的才能本事有所成就才硬气

这事儿上虽然有些好处 到底不是本分 不是正道

实在是称得上知伦理的孩子啊

冲着你直直地站着 不问也不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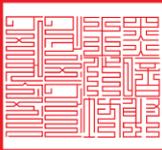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就是少年老成 在路上遇到了长辈时 身子一转脚一并

耳朵上还挂着耳坠 你没看见么 还有可爱的地方

你说他是个大汉吗 不是啊 他生得骨架大而已

稍微休息一下 我坐在这里 这里的几位兄弟我照顾着

“



家道不兴都不行啊

“怎么？”

又怎么了

有这样好的仆人

让客人看见 稍微收拾得干净整洁

手断了在袖子里啊

与其我至亲的主子家里的破烂埋汰

我如果不管 心里平白地不得劲儿 再说了

他说

不累怎么可能呢

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未尽的事宜

他自己担着张罗 忙忙碌碌出来进去忙活个不停

世仆的老生子

有良心

顾家

里外的事情

到底是弄巧成拙了

有什么脸抬头见天日呢

“有什么脸抬头见天日呢”

庸言知旨

人们都承受不了

你要是想走 那就惹事了

紧紧抓着我们的手

其不胜热情的亲热

两位老人带着恩惠仁爱而来 我们打签请安后

开来

穿素服

“

日子

每年到了忌日

我们全家人都不施脂粉不化妆

思想怎么回事啊 犹豫再三问 他说今天是老太爷去世的

那样白着脸

我看见了

心里一惊

他没有擦脂粉

没有描眉

头上也没有插花

“他没有擦脂粉 没有描眉 头上也没有插花”



真是与天神无异

真是与天神无异

“尊敬含蓄”

尊敬含蓄

小辈的礼节诚恳地尽到

好像从天而降的蜜糖一般亲热

好像从天而降的蜜糖一般亲热

对于长辈

他的敬重如是明摆着的

他的敬重如是明摆着的

见面之后

到底是赶得上老人的人

到底是赶得上老人的人

非常有礼貌且和气

凑

凑

“

因此

人们都愿意往老人跟前

拉着拽着冲你翻脸

拉着拽着冲你翻脸

有什么就拿什么招待

他们就会说这么久没见面

他们就会说这么久没见面

刚来就说要走

是怕啊是嫌啊

“

走动时候每每磕磕绊绊

才说过的话转眼就忘了

没有偏心的地方

没有偏心的地方

只是岁数大了

护着孩子们

护着孩子们

十分疼爱

搂着抱着一样抚摸溺爱

感恩之情

感恩之情

自此牢记于心

充满了心间

那样沉静包容

那样沉静包容

我的心里真是乱了

还乐意

还乐意

他只是嘻嘻地笑着不说话

后来见面

后来见面

索性责备我几句

这上头我尚且能忍受

前一天送过去

前一天送过去

被事情拖住了

忘了后就搁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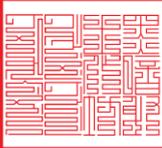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他有宽恕之心

他有宽恕之心

有长者之风

前日我曾说那件东西要

“



独自凄凉 悲伤痛苦 没有个头 且不死还活着的话

就想跟坟包为伴吗 路还长着呢 从此孤苦伶仃地

不忍心抛弃其孤幼 自是当然 但现在正是年轻大好年华

看各自的处境 比如有亲生的孩子

贞节不改变 是高贵的事情 但也应该

心神得到休息 身子安然养护

不要围着缠着聒噪 让老人得闲

过度受苦怎能忍受 往后让孩子们悄悄避开

明显衰老不济 常言道老人是饭菜的力气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孩子们手头上的活计还能拿来替着细缝几针 加金线 还说

老太太虽然年岁已高 却眼明耳尖

嘴一动一动地暗地里自言自语 端端盘着腿打坐呢

窗户边上 从窗户缝里偷看 他闭着眼睛

侧耳倾听 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蹑手蹑脚地走着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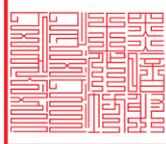
门帘放下来 门关着 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干什么呢

可以确定的事啊

使你发昏呢 这可不是凭着一时心硬就擅自拟定了自己的终局

什么事啊不能挑动你的耳朵 扰动你的意志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有时看见了她手忙脚乱的情形

有时看见了她手忙脚乱的情形

沾染了旧俗的人啊 别的姑娘不学她就算了

还大方 一点举止轻佻的样子都没有 到底是个

扔下剪子就拿起扫帚 没日没夜地流汗出力

女人爽快而且能干 说浆就浆 说洗就洗

至今心跟年轻人比心还要强一些

就合不拢嘴地笑话 看看老人家的精气神

可以绰绰有余 见到那些说话颠三倒四颠头晃脑的

就是我唯恐累到眼睛罢了 不然你们的针线活我干起来

就是你们针线活我干起来

真心想要亲近他

得以亲近的话 心中温暖 身上受益 人们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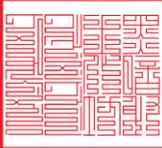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今天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言语简要 间或揣测事度料事如神 之前略有耳闻

男人光明磊落 生来魁伟大气 口舌伶俐

反而还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她

就是你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她



下一串钱也分文不动

如果缺了点钱

用绳子串定了放着

把领的钱粮分成三十份

现如今每天需要多少

省吃俭用还是大手大脚

主意在咱们自己

第五篇

生计

庸言知旨卷二

如果缺了点钱，用绳子串定了放着，把领的钱粮分成三十份，现如今每天需要多少，省吃俭用还是大手大脚，主意在咱们自己。

宁可将就着忍着缺着

每天只一串限着量用

月头上要到多少

清楚仔细算好

清楚仔细算好

清楚仔细算好

清楚仔细算好

清楚仔细算好

清楚仔细算好

我们的家口 家里挤挤攘攘地一堆 如果不努力的话

回来随意舒心自在

就属你啊 如今出门坐着车哪儿哪儿都能去

不如快点醒悟为好

一文钱憋死英雄汉啊 与其真到了紧要关头干翻白眼

抹抹嘴全远远地躲开了

恣意挥霍糟蹋

没听过吗

稍微节制用度

于自己有益 有道是惜食得食惜衣得衣

真道是个逍遥神仙

鼓捣光了后 你的那些朋友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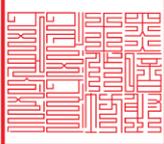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咱们不管挣了什么



不是轻易捞来的

是老辈亲戚沥血挣下的

不是轻易捞来的

蠢货  
产业  
闭目乱来

谁替你收拾呢

如果背上巨债

身后的罪业

要量入为出  
要以知道物力艰难为要紧

面上光不如里子强  
咱们过穷日子的人家

你是当家持家的人  
俗话说

饿死他呢

糊口就糊不上了  
能把哪一个空过了

能把哪一个空过了

不是啊 我搬家是肯搬 只是这无论如何

搬新家的事

莫不是你怕别人知道躲着呢

这是什么脾气 你嘴里怎么就没个定主意

现在又说要等吉日  
寻思一桩是一桩

你前天说望日之前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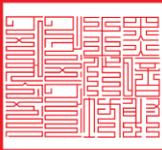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死后烧纸吗

咱们有什么凭恃  
糟蹋光了的时候 接济去哪里弄

照常肆意嚼瑟 上房揭瓦  
有什么不完蛋的呢

现在举债举到没脖子了  
还不醒悟

还不醒悟



你斟酌着挑一天 定好了后 我们还约起来去给你祝贺

那个节气真长 诸事皆宜

最近真是没有好日子 到二十四五才有好 黄道

这个想法倒也是 我看了黄历

的名声呢

谁愿意业已出口的话给反悔了 得个想法不靠谱为人很荒唐

我是一直犹豫着 因此我要找个吉祥好日子搬家

倘若有点缘由 必定说是日子不好

咱们进去 就是要平安吉祥长久居住的 如果凑合着进去了

「你斟酌着挑一天 定好了后 我们还约起来去给你祝贺 那个节气真长 诸事皆宜 最近真是没有好日子 到二十四五才有好 黄道 这个想法倒也是 我看了黄历 的名声呢 谁愿意业已出口的话给反悔了 得个想法不靠谱为人很荒唐 我是一直犹豫着 因此我要找个吉祥好日子搬家 倘若有点缘由 必定说是日子不好 咱们进去 就是要平安吉祥长久居住的 如果凑合着进去了」

贵府 无论如何也能凑合着过 比不上足

如果暴殄天物 折损自己的福分啊

就是砌墙都可以 也是物尽其用啊

通铺一条甬道 或是在碎石子的地方栽牙子

也不用看着 整夜火都不熄

还麻烦 因此我们都烧草坯子 添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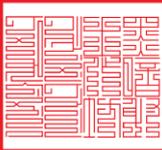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另雇力工劈 费许多工钱

这里没有零售劈柴的 烧柴必须整车整车地买

乔迁之喜呢啊

「你斟酌着挑一天 定好了后 我们还约起来去给你祝贺 那个节气真长 诸事皆宜 最近真是没有好日子 到二十四五才有好 黄道 这个想法倒也是 我看了黄历 的名声呢 谁愿意业已出口的话给反悔了 得个想法不靠谱为人很荒唐 我是一直犹豫着 因此我要找个吉祥好日子搬家 倘若有点缘由 必定说是日子不好 咱们进去 就是要平安吉祥长久居住的 如果凑合着进去了」





如果在不应该的地方不死心  
没空隙没机会的地方

只是不可不清楚分明应该做不应该做的道理

为了生活 勤奋努力是人情  
贪图安逸于谁不想呢

这不是故意恶心你让你生气的吗

东西白瞎了先不说  
反而他的话成了对的了

碎打落肉 脏泔水 白占容器  
你听听

怎么回事 他说卸下的正经肉块还有好些  
这都是不值一提的

哗啦一下往阴沟里倒了个干净  
看见了都可惜 问你这

刀下来的碎块扔进盆里  
连汤一起拿去

连汤一起拿去

这不是知足吗

磨蹭啊 吵吵嚷嚷地死命催

像这样爽利手巧 一般人真不是他的对手 咱们人还慢啊

已经赶完大半了 难为他了 水平好的人怎么会没有

昨天送去的袍子 他利利索索加紧干 真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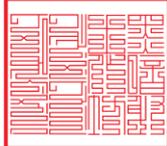
自己便宜 在会的事情上过火的人 天理不容啊

不放弃的话 到什么样的地步才算到头呢 何况净图着

勤奋程度只是刚好的话也就够了吧 把这当做正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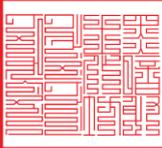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插手 即使侥幸 有什么脸呢 就是在可以的地方

插手



也。就着够了。咱们摆什么谱。贪得无厌的欲望。离一点过活倚靠的基础都没有弯着腰的时候才能有多久。而且仓房里各式各样的东西堆得满满的。还添了个厨子。怎么活过来的。现在屋舍比先前的宽绰华丽多了。原先在狭小的屋子里窝着憋着。打着把式糊口。虽然不到大富大贵。也足够用了。现在赶着攒下好多。就是个一门心思过日子。善节俭。唯他省吃俭用。为人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也没有横财的进项。

只得两间。就凑合着够用了。刚来此地。本来说我们的人口少。不用那么多房子。更不要撑面子。跟这些人一起交友来往呢？实在是水火不相容。你现在怎么让我去。规矩礼性迥然不同。咱们的事儿连探访打听之处都没有。非但举目无亲。周围一溜儿住的都是民人。只是为穷所迫。暂且强忍着离开。搬来新地方。哪有不留恋故土的呢。恋土难移啊。又有什么定准。



糟蹋祸害东西的话

福气就不依着你了

你为什么一星半点都不珍惜呢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不要说这零碎没用 收拾起来凑吧凑吧又是一套

的道理吗 你一下我一下全拿走了 又去买吗

懒惰散漫得真是走了样了 有把东西就这样横七竖八地乱扔

这叫什么事

“还原封不动地给你送回来了”

两眼一抹黑 送了封信让他替我找下 一点没

“

”

”

”

”

”

”

”

现在肉将近得了

“

”

剥了皮 卸了骨之后下锅

自此赶紧签了猪

一浇酒神就领了

于是摘了帽子着实一顿磕头

心里揪着

好

赶猪进去后

安春香点上

撒糕供上

打这起唯恐神不受享

请阿哥了。

“

”

斋戒 为请明天来吃祭祀的肉

已经打发小子

前日置了酒 备了祭物 整理了祭品 自此就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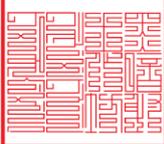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里

“

”

第六篇 享乐

”



那肝儿掰成几块

让这个等嘴馋的人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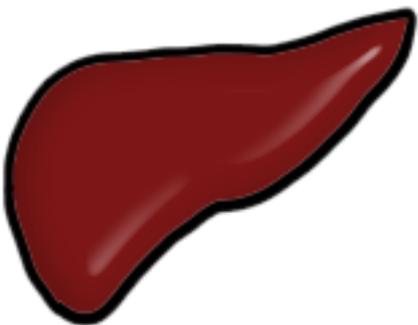
你把那个五花肉捡瘦的部分切了

嘿 这么肥

全是油啊

我受不了

那肝儿掰成几块



连着拿点网油来

我要自己切着吃

上节蝎子骨给我一节

琵琶骨胸骨给长亲们准备着

好好地分了

槽头肉

那肝儿掰成几块

没有私欲掺杂

思考任何事情

人休养一夜

黎明气清心明

了

你听着撒花米祝赞的声音

那就是还愿礼成的时候

斗子里装上胆米肉

立杆子也需要点时间

切肉丝还没切完

再在还愿杆上安上猪颈骨

虽已祭肉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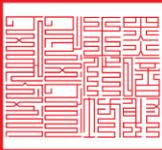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小肉切片才切出大半

我还可以吃几口

水肉更好

厚肚米肝

那肝儿掰成几块



刀船船头上站着的人

拿着旋网

这不是一举两得有趣的事情吗

互相敞开心扉一起自在聊个半夜

给他稍微换点口味  
要在他们院子里皎洁月色下

他那里的鲜蟹活虾他已经吃足够了  
咱们的粗糙饮食拿去

各自把吃的东西准备足了给他拿去。

咱们明天去看那个阿哥去  
坐一整天船游玩去

被世间俗欲淹没  
有什么好处呢

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  
清楚公正  
早上二过

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

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

把船开到闸口附近

看那瀑布

走运啊

那味道  
真是非常鲜嫩  
这也是一时的口福

调上汤佐料  
余一下  
就着酒一尝

还打上来鲫鱼两条  
鲤鱼拐子一尾  
赶紧买来

于是把船靠上去一看  
网里打住的除黄鲷鱼大船钉鱼

就看网里的鱼噼里啪啦跳着  
所有人都高兴了

那人把网慢慢地收着  
拉到一半的时候

一抡就撒下去了  
于是我叫船停住等着

一抡就撒下去了



那孩子一低头 一个猛子 一个个都潜下去了

那些孩子一低头 一个猛子 一个个都潜下去了

后来往水里扔了几文钱  
一看

又拿了一些沙果试着扔下去  
浮在水面上一漂一漂的

于是往水里扔了几个李子  
扑扑地沉下去

从两侧许多孩子游泳狗刨  
蜂拥到了船前面

面对着坐着的人的声音都听不清  
正饶有兴味地看着的时候

万马奔腾一样

像细雨一样  
飞瀑的声音就如轰雷响动

玉山珠帘一样耀眼  
朝着船喷溅过来的水花

朝船喷溅过来的水花

这边林木的里面  
黄鹂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齐刷刷的绿竹林那边  
流水哗哗

实在有看头  
林木周围草棘不分 铺开一片绿色

从那山的缓坡的林木稀疏之处  
露出一座庙来

耸立  
旁边的山嘴环抱 又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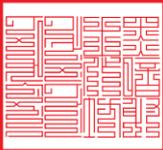
山中各式各样的树木  
密密麻麻生得茂盛 后面巍峨的山峰

哄然都乐起来。

个个举着钱和水果  
嘻嘻哈哈冲你笑 那船上的所有人

不过一句话的工夫  
从周围哗哗地冒出来

从周围哗哗地冒出来



我们阿哥多听话不是吗把

三弦儿给我

阿哥那个弦码子别立起来  
支起来的话面上的皮就撑破了

不是没影的地方找罪受吗

得空稍微放松舒展下

还挑空去熬夜

眼睛塌陷 眼皮边上都烂了  
这样烦务缠身

怎么了 一个劲儿地点头打瞌睡  
休息会儿吧

我就尽兴地全游览到了

找到了一顶小山轿  
于是就近之处的风光庙宇

多清幽 实在有趣  
正为攀爬费劲而发愁时

多清幽 实在有趣  
正为攀爬费劲而发愁时

正为攀爬费劲而发愁时

这六个孔 用手指压着  
把你的嘴唇靠着上一个眼

笛子就不响了  
把这个这样横着拿

这膜特别脆  
不要动 要是坏了

我摸着指着教给你  
这一个孔是特意用来贴竹膜的

你从头吹吗  
怪不得不响啊 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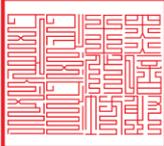
另栓一下

有谁替我把这个弦结解开  
把这个弦稍微调短

真听话 哎呀  
把轴子也拉出来了  
子弦这里开线了

弹一曲给你听  
还唱歌给阿哥听

弹一曲给你听  
还唱歌给阿哥听



现在把人吓得魂儿都飞了

他反而脸有愠色

于是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预先给点动静啊

大家正悄悄地忍着  
他忽忽跑过来  
还冲着你呵呵偷笑

脑子迷迷糊糊的  
闭眼睛的闭眼睛  
捂耳朵的捂耳朵

没防备猛然吓了一大跳  
大家耳朵震得嗡嗡响

一个炮仗  
在那边偷摸着咣地放了  
众人心里一惊

众人正围着站着  
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的时候  
他拿了这样大的

自然就响了

嘴唇闭上  
从中间吹点气试试

一扭头  
嘟嘟嚷嚷抱怨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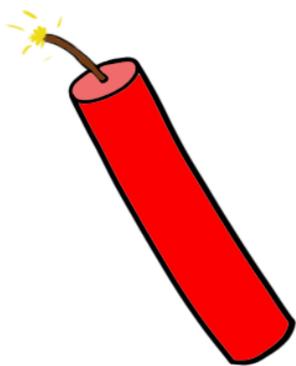
戒了好啊

隔儿的一下就断气了  
不是开玩笑  
以后这胡闹动手脚的游戏

要是别的身子弱的人  
那样一下摔个跟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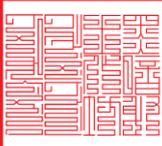
也就是他的身子了  
啥事都没有也就罢了

几位爷  
这样玩吗  
妈耶  
好可怕啊  
这一下摔得不轻



一扭头  
嘟嘟嚷嚷抱怨着去了

一扭头  
嘟嘟嚷嚷抱怨着去了



看到一艘运粮船迎面过来

正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人划着一艘船举着罾网打渔



自然是潇洒快活

丝毫没有车里的颠簸不舒服

拉纤的人慢慢地拉着走

坐上船游玩

恰好遇上风平浪静

就坐在炕上一样

他们正各自登船呢 刚刚好赶上了

催马赶去 到了河边一看

不对 约定好的了的事情失信怕是不好

跟班都没留 起初我想着回去算了 后来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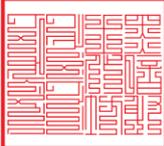
我到了那里 众人全不顾地都走了 连一个装个样子等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人啊 我说着慢点慢点

一阵手忙脚乱 船晃悠得杯子里的茶都洒了好些

后面的往这边扳舵 前面的往那边支篙



大家自顾自地散了

大白天的虽然像游魂儿一样出来进去到处晃荡

大家都自顾自地散了

孤零零地剩我一个

的呢

如果拉纤的话

绳都不够你解

拉纤的路都没有

而且两三里路就有一座桥

再者那河的两岸上

楼房挤着挨着建得太多

摇着槽流过

自在富余地冲了过去

篙都不大用

即使进了船堆里面

他也只是把撻推一下扳一下

江南的那种槽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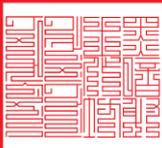
麻利灵便

尚且能忍受

到了晚上

那边这边空落落一个人都没有

头发也不由得一根儿根儿地立起来



南省的节气

冬至以后

好像惊蛰节一样

并没有说是多厉害的地方

虽然如此

冬天也无非跟京师一样冷

屋里也不见一个蚊蝇

都没有焦热闷热  
穿着单衣夹衣过三伏

比如巴里坤  
自夏至节以后  
直到三伏

别处的时令  
各有过当不及的偏处

只在京师里  
冷热雨晴  
这么应时罢了

第七篇 天气

天气

天气

真不是人能受的

非但如此

那嗡嗡的声音能让你睡意全无

蚊子就成群结队地钻进来聚集着叮咬  
让你没法好好睡觉

蚊帐盖得稍微有点缝

离不了手  
晚上不能离了蚊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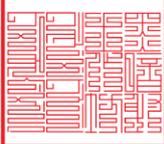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白天扇子呼呼的  
苍蝇拍唰唰的

嘎吱嘎吱得吃点冰  
就是命  
而且蚊蠓无穷无尽哪有数啊

蒸着似的湿热  
人可受不了

入伏以后  
那一个闷呼呼的闷热

那一个闷呼呼的闷热



و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刚才听见狂风漫卷飞雪的声音

开门一看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我开门的时候 外面唰唰唰地下米心雪来着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叫人怎么过日子呢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家家的院子都成了广场了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烂泥还来不及晒干 刚刚出去一看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那个说墙塌了 接连不断地来报告

稍微停了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谁给你停呢 这里那里哗哗啦啦声儿不断 这个说房子漏雨了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一点晴天也看不着 说晴吧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阴雨连绵过了啊 不分白天黑夜 时紧时慢地连续四五天了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去取那个杯子时 杯子冻在了桌子上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咔嚓一声断成两截啊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再挂一会儿的话 冻得硬邦后被风吹掉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挪到那里晒干 在这阴凉地方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你还说这里晒着晾着好 怎么搞的啊 太阳不是照着呢吗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这里是阴凉地方一点太阳也照不到的呢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铺得窗台全是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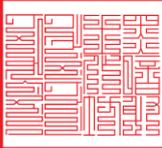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从窗户眼里风旋着进来的雪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原来开始下大雪片子了 看吧 屋里这样黑洞洞的

ہوئے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ہوا کی لہریں،



耳朵冻得发疼 脸像刀割一般 架不住了 把护耳塞上  
笔尖常常断掉

又一不留神的话

写字的时候不哈气热笔 稍微停下的话就冻上了

这几天冷 不仅手脸冻皴 真是滴水成冰的时候了

更厉害了 盛的水冻得结结实实都鼓起来了

那么着我打算另用一个杯子 去了一看

一倒水 啪地一声裂了 眼看着从裂纹里一点一点水渗出来

因此我想着盛些热水化开 拿来一个馓子

好好慢慢走路的一个也没有 全都把帽沿放下来  
背对着风后退的后退

我昨天可着实受益了 我到街上一看 行人抄着手

我的这项卧兔帽子 不是你说它不小巧吗

真是很少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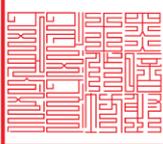
完全就是活受罪 这样嘎嘎冷的天

前后又没有一个挡风的地方没办法 下来自己牵着马跑

心里战战发抖打颤 手脚都冻得没感觉了

帽罩子赶着戴上 又走了几步

那時候，我手裏拿著那隻筆，



冻得打哆嗦

一顿胡啄之下都被糟蹋了  
捧不了

你们赶紧捡起来  
迟一会儿喜鹊来了

枣子被刮得噼里啪啦地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掉下来

刚才我听见风刮得呼呼的声音  
出去一看

剩下什么呢  
我的耳朵边如今冻得

一片白了  
我如果没有把这顶蠢卧兔帽子放下来紧紧系好的话

众人的胡子上都挂了冰  
非但如此  
连眉毛上都挂上霜

冻得打哆嗦  
被风一顶  
人就一停

冻得打哆嗦  
被风一顶  
人就一停

冻得打哆嗦  
被风一顶  
人就一停

后来落到树上  
叽叽喳喳地啼叫着

扑棱棱飞上树飞落地睁着啄食  
一会儿就把米吃完了

一看家雀从四面都来了

下雪了鸟不能觅食了  
院子里撒了点小米

才打亮钟  
到这天还没放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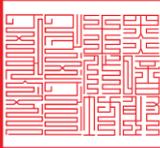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打了三四遍后

最近夜有点长了  
五更的头点的时候公鸡就开始打鸣了

放着  
别边捡边掉的  
把有疤的都另挑出来

放着  
别边捡边掉的  
把有疤的都另挑出来

放着  
别边捡边掉的  
把有疤的都另挑出来



周围都出水了 拿勺子舀着尝了一口真是变味了 这几天热极了  
 留了两碗  
 傍晚拿出来一看

我一向喜欢吃奶子奶皮子  
 昨天家里凝的奶酪味道好

别急 撒屁股了么 摔到后脑勺了么

这不是么 噗通摔了个四仰八叉 慢点

那里全是很滑的冰 滑极了 一句走不得说完

人情快活的景象啊

在树梢上的鸟也不害怕 真可谓是一副鸟雀驯安

仿佛吃饱舒服了合唱一样 树枝被压得那样晃悠

...

就是田里出了碱

要是雨大了的话 不是生腻虫发黑穗

只是依靠引水灌溉 稍微下点雨的话还凑合

成熟才挑旗 那里的土性不同

土地彻底滋润了 庄稼萌芽才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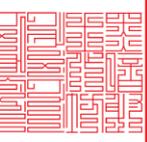
任何田地 小雨也好大雨也罢 必定是在应时下几场雨后

不离开冰块 整日冻起来放着才可以

就下蚱发臭了 饭馊得更快

食物就控制着准备刚好为好 肉给下一顿准备出来放着的话

...



即使走一整天

不过走一百二十里左右

那里的路没影儿地看着近走着远  
天黑就出发赶路

也用不了太晚  
至少足够走两百多里

这里虽是戈壁路却不显远  
日出前出发  
尚不用加紧

各自的交界处的阡陌上立了疆界了  
“

村屯四周一概都成了熟田了  
“

虽说众人没有多养牲畜的能力  
但大家通融着搭具合伙种地

如今人民聚集多了  
每家都立了牛具

原先人稀少  
到处尽是草甸子荒芜地

“

互相闲扯聊天

定更后那闷热才稍微消减

动不动就屋里进水  
“

家家不习惯修台阶  
雨水稍微大点

真是不舒服而且  
这里的风俗是

向阳建的房子里坐着往外看  
仿佛层层高楼在眼前挡着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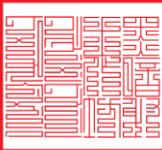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因地势南高北低  
倒座房还凑合

我们城原先是在一座斜山的坡上建的  
“

如何能呢  
“

远近迥然不同  
同样地限定了时间走的话

“



池子里的谁也消动了

就自己掉下来了

怪不得那雪上头的冰酥化了

刚才房檐下面偏斜倒挂着结了冰锥

直到天亮

哪能让你好好睡觉呢

于是失眠了翻来覆去滚饼一样

蚊子白蛉子嗡嗡地叫着

全身痒痒恹恹地发麻

于是咱们想睡觉

进去后躺下

进去后躺下

进去后躺下

进去后躺下

进去后躺下

总而言之

都不如咱们的白煮肉

味厚而干净

这些个菜肴里面

什么样的山珍海奇的东西

你耳朵里听过一个吗

胃里咸了酸了的存不住吐出来

要是不信

你想想看

有谁吃了菜肴以后

都是变着法子满足口舌之欲的人

难道说是为了口舌之欲吗

那讲究煎炒烹调一类的人

人的饮食

是为了身体强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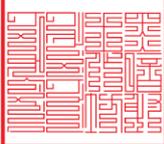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精力恢复的啊

第八篇

饮食

饮食

饮食



慢慢吐出来一看

原来是黄羊肉里的一个铁弹子儿

突然牙上喀嚓响了一声  
当是沙子呢

老米饭  
滑溜且香  
香香甜甜地正吃着

则人贱之矣  
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所以孟子说  
饮食之人  
品行会受玷

这样的话  
以花钱多为体面

人如果为了口腹之欲用心  
必定以寻得稀罕东西为乐

使人得滋养  
菜肴是味杂则伤胃

“  
”

这会儿一动弹

已经要散架子了

只见说着  
添点酒添点酒 就多劝了许多杯

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  
竟是你呀  
不觉多让

谁说他酒量大  
喝酒的时候必定用碗不喜欢用杯子的

稍微难咬的都懒得吃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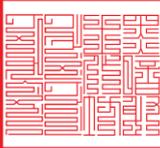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现在虽然牙还整齐人也未老  
却总是喜欢顺口柔软的

那太有嚼头的或者炖得稀烂的才我都不喜欢来着

我原先喜欢吃硬的  
“  
”

直到现在这后槽牙还怵硬发疼呢

“  
”



瓜则必定要等着熟了

一动那瓜蒂就自己掉了

弄得疤拉疤拉的 不仅往芯儿里烂 味道也跟着变了

一阵风吹得噼里啪啦掉下来

果是将熟的时候生摘下来吃才好 如果等着熟透了

有应熟了以后吃的有应带着生吃的各自的情形不同

又有什么乐趣呢 况且瓜果的习性

咱们吃的跟供献的比不了 再三要尝新

万一不胜酒力害病了呢

再灌几杯 必致一溜歪斜 够了 罢了

再灌几杯 必致一溜歪斜 够了 罢了

吃得不停嘴

香香脆脆的样子 真是让人羡慕

摆上来的碟子都是干巴零碎的干果 看你们这样地挑着喜欢的

是身体弱了的缘故吗 怎么何以一下子这么衰弱了呢

肉菜如果连着几顿吃伤了 靠近鼻子都不行

无非是没什么胃口 稍微尝点儿味儿就完了 常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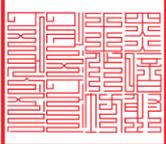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虽然挑拣着动了筷子

先前吃饭时尽管量小而精 但挑挑拣拣还可以吃几口来着

这话实在有道理啊

才可以吃 食时不力珍

才可以吃 食时不力珍



庸言知旨

于自己有益 去喝到鼻子脸糟了酒身子掏空的时候

的地步 有什么乐趣呢 早点扳着收敛着去

人要喝酒 到量了就停吧 总是喝到摇摇晃晃耸拉脑袋

不枉费主人的心意就是了

没眼力见啊 凑和划拉几口 把肚子填饱了

要说那个我不喜欢 这个我喜欢 别人就不好意思了

要吃的話吃上几口罢了 太难受了 别人好心地给吃

就是稍微硬一点的都咬不得 最多把那酥酥软软入口即化的

我这七零八落的牙 别说特硬的

所以一口气下功夫使劲儿 现在哪都已妥当 不正是从容不迫

一下干完就简便了

真是饿死了 干事啊 心想着一不做二不休

我肚子里就咕噜咕噜地开始响 那肉菜的香味儿直钻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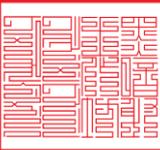
一直忙到现在 你们吃饭的时候

手忙脚乱干活 出来进去的 手脚一刻也不闲着

清早起床 脸也不洗就捆这个盛那个

并不是为几口黄汤而生的不是吗

追悔莫及啊 何苦呢 父母留下的完好身子



把鸡肫皮放在瓦里面烤干 磨碎了之后加白糖

把这个泡了洗了收拾干净后 把阴阳瓦放在火上烧

鸡肫皮啊 是药啊

满锅都是面条头子了

怎么这样不给力啊 七零八散全是碎段儿

烙饼凑合填饱肚子罢了 前天切了面条下了汤

轻易不给细白面 没办法

面不好 麸子多 怎么要换他是何等地变着法儿扯皮刁难你

想吃啥吃啥么 肚子真讨厌 又饿过劲儿了

“饿死鬼投胎”

“饿死鬼投胎”

吃肉才能保精神

补亏损

胡乱杀牲口 虽然不是好事 但老兄上年纪了

怎么回事呢 怎么这么快就弱成这样了呢

手不得劲儿不结实 脚下没力气 不住地打绊儿

只是身子酸软 强撑着想休息 全然无法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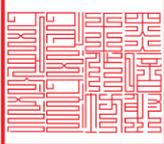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心里憋闷 肚子里烧住了胀鼓鼓的 没走多远

吃多了是怎么了 见了肉菜不大想吃

脾胃不受害 好好收着 别撇了

吃下去 能把堆积留滞的吃食都挨个清理了

“饿死鬼投胎”



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

叠放着一个捎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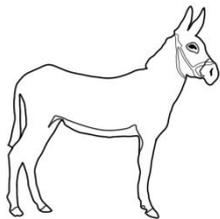
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

他牵了一头驴

驴上驮着个口袋

口袋上面又

叠放着一个捎马子



好好簸碎

剩下的碎米在咱们家里磨碎了当面用吧

不是待客之道 这个碾得不干净 重新筛 再簸

搀着碎米子做饭

给客人端上去的话

全没说过戒了别吃

圣人也说 六十非肉不饱

圣人也说

六十非肉不饱

圣人也说

六十非肉不饱

诵经念咒

为众人祈求福祉的地方

我不敢颠倒是非胡乱议论

至于为世间众生怎么样造福

全然没看见

任何吃用之物都靠着从檀越那里出

那一个把缘簿拿着

到处化缘

依我看 和尚揉揉眼睛

披件偏衫就出去乞食

损人利己 众人都说是不好的行为

原来是芜菁和芥菜疙瘩挤压压装着呢

一点也不平 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就摸了摸叭了邦咣地 一问

就问

就问

就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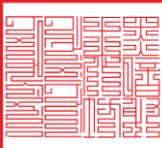
就问

就问

就问

就问

就问



还吐呢

要是汉人的胃

非但不习惯

而且强拧着他吃的话

吃下去好似能立刻消暑一样

眼睛一亮

那奶酪

酸奶等食物

又凉又甜

都是咱们喜欢吃的美味

就是夏天里热的时候

春天的豆汁儿

冬天的卤虾

卤虾油腌菜

也是有的

还吐呢  
要是汉人的胃  
非但不习惯  
而且强拧着他吃的话  
吃下去好似能立刻消暑一样  
眼睛一亮  
那奶酪  
酸奶等食物  
又凉又甜  
都是咱们喜欢吃的美味  
就是夏天里热的时候  
春天的豆汁儿  
冬天的卤虾  
卤虾油腌菜  
也是有的

准备好了就跟大家一起走

你稍微等会儿

我出去看

都总要这样寸扣环的舌头又断了因此打发催促小子去修理

装上轡头再装上马鞍紧了下肚带任何事情

我今早起来就把马刷洗一番笼头解下来

咱们有约定好的事情想着早一点套马准备好

第九篇 逆境

第九篇 逆境

咱们有约定好的事情想着早一点套马准备好

第九篇 逆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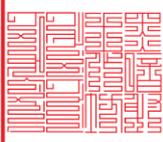
咱们有约定好的事情想着早一点套马准备好

第九篇 逆境

咱们有约定好的事情想着早一点套马准备好

庸言知旨卷三

咱们有约定好的事情想着早一点套马准备好



我自已走到哪

我自己走到哪 总是冤家路窄 河中间虽有座独木桥

必定在成功后给你回话 担惊受怕的 你且打住吧

放心不下 那我就再去催促一回

昨天听说按照咱们商量的运作了 既然你再三挂念

你怎么总是这样自己吓唬自己呢

可怜兮兮的 叫人怎么能忍受得了 无甚紧要的话就这样吧

他这样柔顺而知羞耻 谁得以知道呢 他忧戚怨恨的样子

眼泪汪汪的 全然没有加重教训斥责的地方

恐其淘气 稍微告诫说教时 孩子就频频撇嘴

孩子就频频撇嘴

有人挤着拱着塞进来 我的一直马受惊

唱的什么听不清楚 稍微过了一会儿

摇曳生姿多么热闹 只是因众人的呼喊叫嚷抱怨声太大

里面蹦蹦作响锣鼓咚咚锵锵地吹吹打打 人们穿的花花绿绿

远远地一看 人群簇拥满满地围着圈 走近了发现是支了大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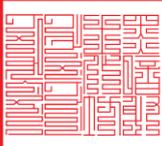
趟了两段水 才勉强到了这岸上

脱下鞋袜 挽起裤腿 走了一段独木桥

大半都已经被淹没了 趟水过河是不可行了 掖好衣襟

但周围水溢 两头前后放置的踏脚石

踏脚石



纠正改善也好

还是翻天覆地捣乱也好

咱们只要以该教育的指引教导 尽到咱们的心志本分就完了

子弟们啊 不一脉相连 不培养教导怎么可能呢

嘟嘟囔囔自言自语没个完

给他穿上 就生气了 脸也拉下来噘着嘴

玩了命地喜欢合身又紧身还短的 有时把衣服改得宽大一点

他怎么没衣服 他说都太宽太板正了收起来不穿了

瞅准空子回马向后来了

就算没挣脱也会抱蹶子踢人 怕惹麻烦

رسنه لاله دره لاله لاله دره لاله

最近正是出天花

很可怕啊 而且

他既眼睛耷拉 脸又发红 这模样一看就是吃东西上火

灰心丧气

渡江的想法如同被冷水浇了一样

船帆歪着几乎贴着水面 眼见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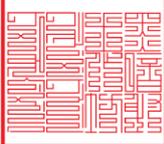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滔滔不息 那江面上 有船倾斜着行驶

水势浩淼广阔无际 重重浪花竟如银色山岗一般

来到江边 放眼一望 对岸影影绰绰不知在哪里

看他的命吧

رسنه لاله دره لاله لاله دره لاله



厨子做的煮菜

放到嘴边也一点吃不下去

老掉牙了  
煮得软烂的肉可以稍微吃点

多下点功夫 能怎么办呢  
“

与其这样离了本分的事情老粘在上

面自己的差事上稍微

这样的疏远亲戚  
谁还没几家

就办不成了  
不是吗 要算亲戚就是你我沾亲带故

就当聪明了  
说除你之外 他家的事

严厉警醒做好防备 说万一要是看见天花苗头了呢

脸和耳朵都冻得发红  
由此可知他胡吃乱跑了

“

马善被人骑

饶他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说成才不成才 想想他的父祖吧 更何况说人善被人欺

这小子淘气玩耍 真是看不得  
“

怎么能很好掌握正理

心中的阴暗就会随之源源不断地增加 真正处理大事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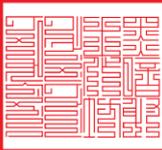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就起来了  
而且又吃下各种浑浊的饮食

人起晚了的话 气中的清气消散 脑中的昏沉混沌

发粘  
喜欢那有嚼头的

还是很爱豆腐倭瓜  
在饭上 又说煮过的不顺嘴

“



才刚小睡了一下 就猛地醒过来 发现窗外嘎吱嘎吱

现在已经能扳着手指头数日子了  
“

刚刚收到了一封路上寄来的信

不知何时才能得以回来  
正盼着说着呢

在哪里呢 等等不到 人牵着脖子盼望期待  
望眼欲穿

去久了后 总想着应该回来了 每天都想着赶紧回来

终归是自己家的主仆

他也是两三代的家奴所生子  
血液于水

从此培育教导 万一有朝一日突然醒悟

“

“

效仿表象浮华等一点都没有 生活的道理全在手活儿上

都是淳厚朴实内心平静的 追求清丽秀美

能比原本的长相好到哪去 看看老人家手里过过的人

涂抹胭脂水粉是何必呢 打扮成什么样

女孩子 但求端庄大方 无论怎样 都善解人意尊贵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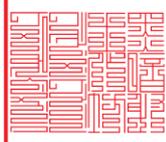
辗转反侧到天亮

原来是一只小狗在草丛上面打滚儿躺着 于是我失眠了

我说不不对劲啊 喊人过来取看

我觉得是风 且想着继续睡 突然又悉悉索索

“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说话。」

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份儿 你我平分了吧 那么多样东西

多丢人啊 你怎么有脸活着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说话。」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说话。」

自己就怂了 真是说的软的欺硬的怕

横下一条心 作对罢了

现在跟人拉硬啊 后悔嗟叹 又有什么用呢

事前预先考虑周全 事后预防好 有好处的

做事谋始 自己的主意应该先算好 古人有言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一个比一个强」

他这人好听奉承 跟他投缘了的话 有任何事情

好好的日子不过平 白无故自找麻烦 图什么呢

倘若泄露出去 被别人盯上了因此就恨上你了

窗外岂无人 阿哥你的话太张扬了

咱们里面是无所谓的 但俗语有云 隔墙须有耳

我赎定了 你也想要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起初是我的东西 绝对不是混进其他东西挑拣交换的

得寸进尺就别想了 你总占便宜吗 这件袍子

你已经尽量拿了 也拿了不多了吧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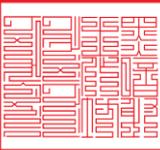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你已经尽量拿了」



都是迎合着拿捏着 先用话喂好他

都是迎合着拿捏着 先用话喂好他

他这叛逆倔强的脾气

别人知道了

再有事的时候

如果碰了他的脾气不顺眼时候

特容易翻脸

说翻就翻

都大声豪气地美美地应承下来 叫你你一点儿心都不费

都大声豪气地美美地应承下来 叫你你一点儿心都不费

别人看见了说你整什么么蛾子

害羞脸红

院子中间对着门就撩起衣服撒尿

看吧

不死的话也要脱一层皮

现在终究上了当

受了罪

该啊 福尽了造化掉了啊

别人的劝告要是听进去过一点的话 也不会在这栽了

这么早就平白无故想起床 不是可哪找罪受么

安眠休息的时候 一点事情都没有稍微多睡会是难受还是怎的

虽说是打了亮钟

天还没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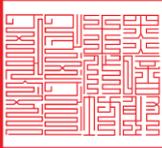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正是可以从容不迫

第十篇

毛病

第十篇 毛病





不能光宗耀祖也就罢了 如果到了香火断绝这一步

父母生育孩子 是为了繁衍后代啊 为人子的人

嘴唇都白 怎么纵欲过度精气都被吸走了呢

他玩嗨了 是刚成人 脸色苍白

到底什么魂儿啊 可惜了人皮被他穿上也说是个人

开个玩笑 能让你乐得肠子转筋 全然是个乖张的人

不折腾这个就招惹那个 有时候讲点隐晦的笑话

稍微离远点 唧唧瑟瑟跟猴子一样 这里冲那里钻

好动 没法端正安静地坐着 待在自己身边的话还好点

待在自己身边的话还好点

待在自己身边的话还好点

一抬手后 雀鹰就飞落到树枝上了

他用手指头架着雀鹰 掐着项圈

着实劝诫了一番 他哪里听进去你了

如此暴殄天物下去 怕是不会有好报应

于是我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只雀鹰笼子里蹬腿僵了 一会儿一只从架子下挂着落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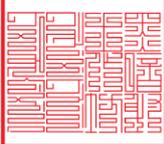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就是下夹子猎雀鹰 一下

心性暴躁性格淘气 一会儿都不闲着 不是下套子打麻雀

你掂量掂量 就算死了也该当何罪呢

就算死了也该当何罪呢

就算死了也该当何罪呢



那麻雀的心还咚咚地没有停止跳动

不正是造孽吗

”

杀戮生灵灭绝活物

心里受不了 这样以残忍之心伤天害理

肉还颤颤悠悠地抽搐着 于是我实在是毛骨悚然

太残忍了 那麻雀的心 还咚咚地没有停止跳动

哗啦一声扯断了 就喂给雀鹰吃 我上前一看

啪啦啪啦地一起滚下来 他脸上带笑把麻雀的翅膀抓住

叽叽喳喳地拍着翅膀凑上去被雀鹰一口咬住 爪子抓住之后

那麻雀的幼鸟看见了 以为是它的母亲觅食回来了

”

和市井无赖会在一起 掷色子 被他撞见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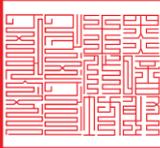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他的儿子被揪住 拖着连连地踹 一问 原来这孩子

不多时 听见人吵嚷嚷的声音 去了一看

他说我没空 咱们回头再聊 急急忙忙走进了那条胡同里

他的头低着闷闷地往这边走 看见了说等一下





烟灰都掉下来了 还噗嗤噗嗤地抽着呢 那种味道

连门槛儿都磨平了 到回来 烟叶早就灭了

叼着个烟袋 就去街坊邻居家里串门去了

日上三竿才起床 头也不梳脸也不洗

凭着这样丑陋的本事 主子的恩典也岂能守得住呢

也应该依理竭尽全力地下功夫 否则的话

虽说靠着钱粮不至于挨饿

这样大白天的死睡 消磨时光 老天怎能让你高枕无忧

生为男子 一定要扑在自己的本职事务上

生为男子 一定要扑在自己的本职事务上

轻浮的流俗 你怎么有的这么快 满洲世家的爷啊

你能有这么多奇怪要紧的差事 需要你没命地忙

还剩什么呢

鞋后帮天天被这么踩着磨着 用不了多久就磨坏了吧

脚塞里面穿着 啪嗒啪嗒吵得非但别人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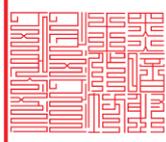
扣子没系上 什么造型啊 提着后鞋跟上鞋 顺脚又省鞋

你这个帽子歪戴着 衣襟没放下来

人要有个礼貌 举止苟里苟气的看着就差劲

实在是呛人呛得要死 这世上的烦人精 除了他就没别人了

实在是呛人呛得要死 这世上的烦人精 除了他就没别人了



交游之道，以不分彼此亲亲热热为贵。

交友之道 以不分彼此亲亲热热为贵 亲密无间常来常往

从今开始是领教了

跟你们是嘴上输了 缩成团了不中用了 岁月不饶人

腰上使不出劲儿来 本事力气全耗尽了 唉

上气不接下气 怎么可能不想坚持

话说能走了几步 嗓子就又冒烟又大口喘气

从此言谈举止 平稳妥重端端正正就可以了

把该学的功课内容学成了 再还要什么呢

于你不求出类拔萃 只要收起心

于你不求出类拔萃 只要收起心

泥人儿还有个土性子 借势立志 咬住牙关再看

他含口水把你生吞活剥了是怎么着

看都看不得 他到底有什么好怕的 又不是夜叉恶鬼

一提起他 你为什么吓一跳 害怕得

只剩下忧愁烦躁 每次见面他们都平白带搭不理的 不待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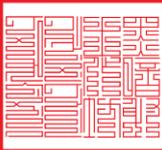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为什么不投缘被嫌弃也不知道

常常害怕唯恐得罪了人 恭敬的心思着实全部耗尽了

总是都摇着头说够了的 搁谁谁会喜欢呢 我生性死板愚笨

见面之后亲热握手寒暄 才是知己之道

见面之后亲热握手寒暄 才是知己之道



老天肯定是偏爱他了

别人干事 除此之外一点本事也没有

脑袋往枕头上一放就挺尸

大白天的跟游魂儿一样

揉揉眼睛起床 嘴就那么一张咧着

到了真格儿的话 怎么办

这样无关紧要的地方尚且吓得脖子跳迈不开步

男人要有点脾气

也争口气

战战兢兢的

干瞪着眼儿等饭

径自去游荡

晚上就干看着

啥事儿也不管

就干看着

家业他哪里称得上

别人干事 除此之外一点本事也没有

脑袋往枕头上一放就挺尸

大白天的跟游魂儿一样

揉揉眼睛起床 嘴就那么一张咧着

到了真格儿的话 怎么办

何以事情还没来就开始发毛

就等时候到了

一点可怕的地方都没有

何以先前屡次说这说那地防着愁着

那无非是罚俸的罪

进汇题的事情

跟人拼了的人罢了

你说祸患还有多久就来呢

横冲直撞飞扬跋扈的话

就成了着实捏着自己的命

如果当做大买卖

把伸长手鬼主意多当做正经本事

全然不该做忙于捞钱贪财之徒

为官之人

应把尽职尽责

为国出力放在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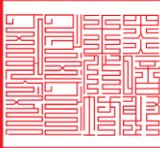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第十一篇

当差

当差

当差





那得值多少啊

那得值多少啊

现在看见了别人得了个差使自己就眼热  
在正经文章诗策上下功夫

多试时考中个举人  
他这样听得风就是雨

为什么是自己作的呢？

想必是受不住福分了  
干什么呢 世上称人心意的事儿

他那傲慢自得的样子 太没味儿了  
到处让人牙疼

城里仿佛容不下他了一样

看他那傲慢骄狂 任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除了他就没别人了

与官职相等相称的人  
是有福体面的

真是心不定啊

事情繁杂 而且都是我没经历过的类型 我实在是遇到困难

咱们也不用揪心了  
是非之处 请各位兄长定夺

即使咱们的主管来查  
如此一来

转托别人替班 如果直接旷班误事  
押着追罚

从头班起周而复始 有正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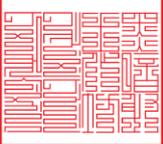
从此轮流值班之时 各自当各自的  
算当班了

必定成了两头空啊

如果这样子地去这那那乱扑一气

弃文从武

真是心不定啊



他照常衣冠整齐。

他照常衣冠整齐

妥当不误

照常当差

他被穷逼着

虽说看着到了潦倒窘迫的地步

侥幸得到了这一份儿

勉强直起腰来 活过来了

窘迫不堪到不能度日的

太少见了

谁没有窘迫

跟他一样这里顶那里撞

倘若事情耽误了 怎能承受得起呢

只是担责任

还不要紧

让老爷知道呢

我实在是没有处理这些的才能

不知所措了

谁现在替我把这事务纠缠晕头转向的情形

不知所措了

弟弟我也没有什么病痛之类的 这一趟可以说是一切顺利

全然没有聒噪之处 事情很顺利地爽快完事了

托阿哥的福 到了那边 一点啰嗦话都没有

他们问咱们这边什么话了吗

在那边见了什么世面 有什么新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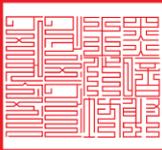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远行身子累了吧 现在缓过来了吗 有没有更乏了

咱们怎能知道呢

他背后拆东墙补西墙的苦累

照常走亲访友 这就是所说的小鸡不撒尿自有一便道

照常走亲访友



怕听着不习惯

就用汉语方言说了

私下里说官话 因为是你們 用官话告诉的话

你为什么不说 我们这里公事上都说满语

冷脸拉下来 硬截下话来 冲他甩了几句

也学着这么骄矜狂妄让人讨厌了

我说阿哥从前你不是咱们一个地方的人么 离开后能有多久啊

真可气

唠唠叨叨好一顿取笑 这不是埋汰人么

他们说说话口音俚 举止粗鲁 活活是个乡巴佬

他们说话口音俚

没有因深辙打滑

没有翻车 平稳大路上能有多少劳顿呢

你们就走出去好远 我是截然落下了 全然没有因厚雪耽误

饮了马 给车轴上了油 稍微耽搁了一下之时

咱们一个带一个地走着 到了那口井跟前

这就是当差之时没有尽忠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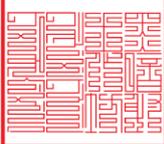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巡逻视察的人过去了 就偷着开溜

老是赖班 不然是来充数 头更打过

照着连班替班的道理代个班 但只喜欢歇班

轮值当班之时要讲规矩 同伴之中有事由的

同伴之中有事由的



那把线枪既然合你的手

在御道旁边站着——看

有唰唰地甩鞭子催马的

火药葫芦一并一套大派送给你了

就是同僚之中不也是理啊

一杆线枪有什么 咱们这样不分里外的好兄弟且不必说

手脚也没有先前麻利的样子了 好弟弟不要推辞

这是个好眼明手快的事儿 我现在眼花了

那把线枪既然合你的手 你就留着吧

又有什么死肉呢 又开始发呆

就开始发呆 最后懒散不堪

那把线枪既然合你的手 你就留着吧

又有什么死肉呢 又开始发呆

都是防守警戒之职

那虽然有设卡设伏会哨之事 仍不能跟去戍边相比

打猎行营是马上的苦差事 你不要相信

从哪谁屁股底下拾起来的谣言 我才放弃了回来

真是热闹 只是风呼呼地卷着衣服 顶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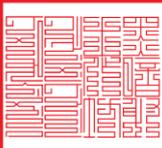
人马熙熙攘攘 哪看得到影儿

其余搭憨搭憨牵着驮物骆驼走着的 来来往往地沿着路撒了

有乱颠乱跑用脚拍夹马肚子的

那把线枪既然合你的手 你就留着吧

又有什么死肉呢 又开始发呆



你稍微腾出空闲来把家里的事情张罗处理一下

准备这个预备那个

哪个不得花工夫

我母亲说

眼瞅着就是你嫂子满月到了 亲戚来得多

果断点就定了吧

我脸上也有面子

天作之合不是轻易就有的

你们也不用三心二意犹豫不决

都没有嫌弃的念头

挑挑拣拣的想法也没有

真是默契

又是门当户对

想来

你们两位认识以来

全然没有一次意见相左

就是夹杂派遣几个老的残的

也是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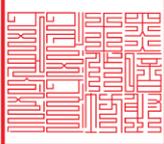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第十二篇

婚丧

就是夹杂派遣几个老的残的

也是有的事

就是夹杂派遣几个老的残的



现在让孩子给众位贵亲恭敬安一个盅儿

现在让孩子给众位贵亲恭敬安一个盅儿

不如明天到各自家里特意诚挚去磕头尽礼

愚以为 与其现在顺便让她行礼

辛苦光临咱们家耽搁着挨饿 恐怕也不是恭敬之礼

时间太长 长辈用饭反而耽误了

这里长辈亲戚很多 一个一个地依次让她行礼的话

别怪我胡凑来了胡乱多嘴多舌

叫儿媳妇人今日行礼是理当的 但是我有一言奉闻

就来打发我了 拜托给我几天假吧

“

常言道谁为这点饭吃

叫人坐不住 稍久一点 好像为了口腹之欲一样

那样子没有搭话的意思懒散冷淡

为了他的喜事行情去了 他亲切热情的样子一点没有不说

于咱们满洲家 看着不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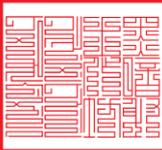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虽说是做媳妇的人的腼腆小心之意 终究别别扭扭的

现在新来这里 脸上挂不住 举止羞羞答答

格格是你们家里娇生惯养的闺女

向上共磕三个头就算了

“



魂呢

“

我死有余辜啊

哪有脸见祖宗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祖宗的香火断了的话

非也 我的情况你难道不知道么

我没有儿子

恐怕两边都为难

这个嫂子你娶进来后

你这把年纪

让孩子们怎么看她

我七零八落有几句糊涂话

子弟繁多

于是我瞅准空子溜出来了

阿哥不要扫了你的兴

“

“

“

“

没听过吗

咱们这样的好兄弟

这高龄已经是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俗话所谓为子伤身

如果打定了这样主意的话 不是更加可怕吗

比不了

“

“

“

终究比亲生儿子有点距离

跟同气连枝顺下来的

是

侄子就跟儿子一样

虽是那么说

任意一个挑过来抚养 哪里不是子嗣呢

说是为了子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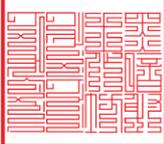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阿哥有许多侄子

阿哥的话很有道理

这于伦理上头有很大关系

“

“



明天出殡

偏偏我又有班

他家我没去吊唁  
送三也没去成

你们先射箭 暂且不用算我

我去一趟

去了很快就回来

再过了时候了不去道喜  
让别人有想法

没能去贺喜  
现在下了班啊

那个阿哥前天自己儿子娶媳妇那天  
正赶上我当班

但求深思熟虑

这样冒昧劝告 是我的本分  
听不听在于阿哥你的明鉴

مجلس علم الهدی در تبریز

陪着稍微多凑趣坐了会儿 怎么没注意 褂子下摆压住了

看了之后心里受不了  
因此安慰劝解他

他那呜咽抽泣  
鼻涕一把口水一把的哽咽样子

出殡以后

暂且浮屠

但还没点穴  
明天不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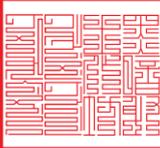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因此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另外一处  
说风水尚佳

旧坟莹地里坟多  
下葬的墓穴得不到

今天辞灵  
我要到棺材前祭拜行礼去

去不去送殡  
还在犹豫

مجلس علم الهدی در تبریز



别伤身子啊 任何一个孩子吧谁不愿意福寿有余

你这没精打采碎碎念念放不下的样子 过了啊

这岂能是靠吹胡子瞪眼睛威吓别人得到的呢

再看了众人悲痛哀伤的样子 真是令人动容伤感

哭着送过去 那送殡的人聚得很多

引魂幡还没影儿呢 从容赶上 等着灵车来了以后

到了那里 才哗啦啦地堆纸

今天在这里这样破了 实在是没想到

猛一起身 哗啦啦开了 可惜了啊 这是我家传的衣服啊

这是我家传的衣服啊

是非常重要的 全然不是炫富夸耀的事

逝去的人 早点送到陵园 永远安葬在墓穴里

奢靡浪费的人 什么意思呢

里里外外搭着盖着 每日吹吹打打炫富呈豪

为人子的人忧心伤肺 哀戚悲伤不止 长时间停灵

亲人没了 是悲痛不幸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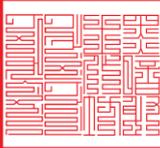
也是他的命数之中 没办法 可怎么样呢

变着法儿找忘却推诿之法 停了不想 不是心狠

茁壮成长呢 只是到了缘分已尽之时 老天拆散

也是他的命数之中





那是顺症

不用吃药

那顺症不用吃药

三日长

三日灌浆

三日回着落痂

尽可以用药医治

如果可以

如果他按例三日出

和逆症情况应该看清楚

险症逆症的情况

一点痘疤都不留呢

只是他的顺症

险症

孩子天花出痘的时候

岂有不关切的

谁不愿意好好过去

第十三篇

灾病

灾病

庸言知旨卷四

庸言知旨卷四

庸言知旨卷四

就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

只是一回家 完了 没脾气了是怎么的 嫂子跟前

上司面前据理力争不失身份

那个老兄惧内

你在官场中看不是慷慨磊落么

他还说过鹿腰上面画了个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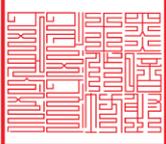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前天那个鹿上面挂了个萝卜

让他看靶子的准心的时候

他眼睛虽然近视 一箭之远的地方的东西还看得清

反而保全或闪失就都有可能了

而且他说吃什么 就喂他什么 如果拧着治



说尽好话 奉承劝慰

勉强平息了 从此我找阿哥

叽喳喳了一句 忽然站起来 因此我陪着笑脸

我试探着才提起 哎呀 怎么这么容易掉脸子

这不是被揪住辫子了吗

别搭理她 咱们这边坐 阿哥你就想

你听 她喜欢撒泼放赖大吵大嚷

到了门槛前 迎面遇到老哥 冲着我

一个男的的声音也没有 于是我咳嗽一声进去

到了门口一听 屋里一个女的正叱骂叫嚷着

的份儿了 就有点儿呼吸 侥幸命好

先前可怕 只剩嗓子呼噜呼噜起痰鼻翼一动一动

果不其然

于是我说这样无理取闹 能不出横祸吗

就开始又抓又掐殴打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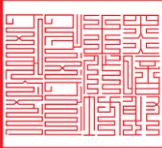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半责备半辱骂地折磨 不止这些 老爷一出门

她们老爷家里有一个小老婆 她每天一点好脸不给

做得了男人的主的女人原来真有啊 那个女的难缠凶恶

多长眼色 早就躲到廊檐下面去了

“



最近心里平白无故忐忑不安不舒服

全然成了病秧子  
而且消化不良

先是闪了腰  
后来只道是邪气出了  
又开始岔气

没谨慎小心着了凉了罢了  
“

尚没有添别的毛病  
那模样是一时爽快高兴

虽然躺着起不来  
一动就气短

突然又说复发了  
于是我去看  
还好

痰也不显了  
喘气也停了  
正逐渐好转

吃了那个医生的两服药  
忽然就挺过来了

“

“

你们还让我像你们一样踮着脚往外看么

大家都得心里上火啊  
“

深以为戒就得便宜  
倘若复发医治的办法又没有的话

任何饮食上  
依次地敛着勒着

非但只管由着他往嘴里塞是不可以  
温和的也保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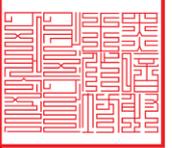
胡吃海塞才称心  
然而当局者迷

只要是稀软的就行  
按着他的意思恨不得吸溜吸溜

虽才发了汗  
病还没大好转消退  
照例喂米汤等

整夜咳嗽地不断咳嗽  
真是穷人遇上闰年月啊

“



大雄宝殿里面正中间是如来佛

大雄宝殿里面正中间是如来佛

弥勒佛在山门下面往外塑像供着

于是走路防跌这句话 今天我是信了

至今崴伤的脚踝还疼着 使不出劲儿

一溜歪斜退了好几步 扑通一声四仰八叉摔那了

前天不是嘛 我爬台阶的时候稍微没踩稳

手脚活动的时候就不能随心随遇干脆利落了

迥然不同了 现在筋骨硬了

真道是拿我寻开心呢 还道我还跟二十年前那样身强体壮么

真道是拿我寻开心呢 还道我还跟二十年前那样身强体壮么

一打开话头 别人心里就上火难受

多管闲事替别人胡乱分析 是干什么呢

生性不靠谱 自己的是非能守不守得住还不知道

没怎么样就衰老了啊 完了啊

腰骨节就疼 稍微想挺直伸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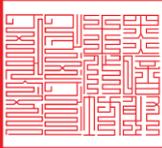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含胸走着站着还凑合 到现在腰酸手脚麻还没止住

能有多累 这几个地方就是挨个拜过去

后面还有观世音菩萨殿 左右两边供着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左右两边供着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左右两边供着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他于此于彼全然没有关系 算老几巴巴地来想要多管闲事  
 变卦了 又开始摇头了

他突然进来了 这这那那啰里啰嗦一顿搅和

有相应的趋势了 正要定下来的时候

昨天拿着人情事理去说了 好不容易不拧着顶着了

有向着灯的 也有向着火的 胡言乱语事情就耽搁了

我们的事情 最近每天说得嘴都干了

福分都被先人带走了 真道是一辈不如一辈

他父亲曾是何等人物啊 真真的生来的男子汉扬名立万 唉

胡言乱语事情就耽搁了

岂不断了后路呢

由着这样暴虐胡闹

一发火就拦不住 你要是劝就更来劲儿 唉 罢了

动不动一脖子气 一阵儿比一阵儿厉害

对下严苛 每天脱衣服扒裤子乒乒乓乓地过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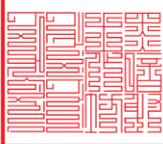
只道是银钱要人命啊

贪多嚼不烂也不管了

他只顾自个儿捞 想要往死了搂 有这么贪的吗

能够秉持公道分析的话 有什么可说

胡言乱语事情就耽搁了



生得上身宽屁股窄

丑巴巴胖头大脸

再怎么样走动来往呢

“于是我的去的热乎心

冰一样寒了

原来人在人情在这句话说的就是这

我姐姐在世的时候 进到家里 老少人等都何等地热情亲爱

个个擦那没头没尾的话 赶人一样 回想起来

去看他 怪了 好像欠他什么没还一样

有一天我想着骨肉至亲

我的那位亲戚啊 现在是反常了 只是有名无实了

手脚哆嗦立不住

勉强苏醒过来了

今天问起 还说身子发软

终是命不该绝的人 老天可怜突然猛地吐出来

不知道谁在难过 乱糟糟的都分不出来了

手都凉了 当时全家痛哭流涕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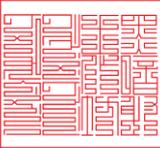
昨天痰上涌 嗓子被卡住了

粗声大嗓地开始聊大天 到底什么东西托生的呢

刚才在这里乒乓的坐不住 突然又到那边

又到处挑拨是非 不安分 坐立不宁的

“



这时能不出别的岔子吗

“هنا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而且脸耳发热

不时眼皮跳

岂有此理

就是添乏

跟平常的刺痛酸痛相比忍不了

跟平常的刺痛酸痛相比忍不了

一点滋味也没有

吃的东西不长精神

吃饭竟跟没煮熟一样硬邦邦

至今每动一下

吃肉干巴巴发柴

身子软绵绵

腰就扭着酸痛

心里气不顺

踉踉跄跄

不能离了拐棍

往上面满

受不了

还没好利索

头晕目眩只是昏沉沉的

还是稍微好点了

还没好利索

头晕目眩只是昏沉沉的

“عنه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ونحوه، ونحن نعلم انهم يمشون على رؤسهم”

رئيسه لا يفرط في المشي،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去门儿都没有

如果现在立刻叫我怎么着去从军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怨谁呢

现在让我也去那里送死

干脆杀了我吧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他是自己死乞白赖死缠着想去的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好意思吗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不果断的话

受着别人的掂量估摸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好机会眼看着失去了

不后悔吗

而且

男子汉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稍微犹豫徘徊间就会错失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凡事看机会决断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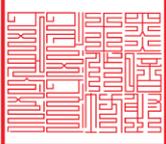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三心二意不可取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第十四篇

关系

“من غير ما كنا نعتد به، 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ولا يمشي على رؤسهم”



你的脾气太暴了

你的脾气太暴了

出了个较上劲了的事儿也是保不准的

你再三逼迫到了赶尽杀绝受不了的地步

人逼急了造反

也该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刚才这么一阵大发雷霆

大丈夫终究有个勤勉之理

稍微皱一下眉就不叫男人

我就怎么着办

即使肝脑涂地

别人的东西见着了

眼馋垂涎

就厚着脸皮

若说果真是留你的还可以

他父母脸上不抹黑吗

最终家破人亡

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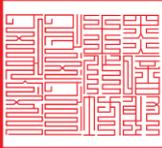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不过眼前的热闹

那一味贪图名利的人

情急之下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

将计就计睁一眼闭一眼完了为有益处啊

你把他时运记下来再看



起初曾是没芥蒂的好兄弟

我天生学不来  
“

如果学着地痞无赖行胡闹呵斥用强之说的话

不怕说服不了他

终归是旁观者清  
用道理分析讲究的话

谁知道谁对呢 咱们分个高下 现在汉子的身份 污了做什么呢

他要跟我较量 好 我正闲着没事 来就来

什么怪事没有 到底该把心里收拾干净多多涤荡

留下的话 会被人议论说眼皮子浅 贫气下作

“

而平时没裂痕亲热来往的那个

正是好朋友应该出心底之计扶持帮助的时候

现在事情繁杂冗乱 令人迷乱发慌

凡是结交朋友 都是为了特意令其做臂膀 事情上头出力

生气怨恨得逢人就老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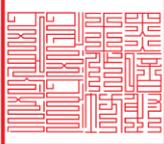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打这起说没给他面子犯了他了

全不是正经样子 咱们何时曾这样 常言道人不可太自满啊

贤弟 这样换来换去地穿衣服是摆谱卖弄的怪样

有一天一场朋友聚会上 他时不时换衣服 我说

“



绝不是跟人较量比试力气的

学本事的

是为了快快成人

起初谁想到他这样出息了呢

而且口齿都伶俐了

冲着你抿嘴笑这么一个人

连鼻子上落个乌鸦都看不见

问话

你现在如何

让你难以捉摸头尾

我早说过那个人放着阳关大道不走

但人可靠

他们虽然没有耳聪识广令人称奇的本事

每天棍子鞭子乒乓地过

先人的恩典庇佑着

何必急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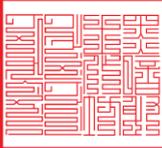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把大众都想成什么了

终究肯定粉碎

一味地这样以身强体壮张狂下去

谁让他吹嘘自大嘚瑟了呢

没疼过啊 就那样吧



咱们就嘴短了啊

“咱们心里也暖和放心”

万一错了

别人抱怨你拦住了到嘴边的东西

说什么就是什么

多余的胡话岔话不要说

会被人胡乱猜疑

到了之后看着领头的人

既然去

就趁着人多去

卖呆磨蹭都弄完了才去

是自己揸掇自己啊

鸡蛋里挑骨头

不过太平日子

再三这样吹毛求疵

有人帮总比没人帮好

没有使唤奴才的福泽罢了

咱们心里也暖和放心

就跟自己的一样

咱们心里也暖和放心

一定要弄成现成的

才该停就停 如果把孩子们托付给他照看

交给他个东西让他处理

一整天都在忙手上不停

有旧时派头

实实在在在出力气

不可说他是他家人

真是生来报恩的人

即使把自己的艰难萧条显露出来 谁肯给咱们呢

粗衣淡饭是我的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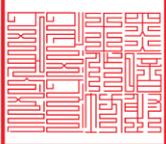
心里舒坦

一点垂涎眼红的意思都没有

还说

那人没有污点

体面 见到别人衣冠鲜明饮食奢华



不知道哪上头的气让他不顺

不知道哪上头的气让他不顺

反而埋怨起我来

在他的事儿上实实在在在掏心窝子

在他

竭尽全力往成了使劲儿

我想着

我想着

为人须为彻

这才算是疼爱吗

这才算是疼爱吗

如果那样任凭放纵的话

到骑在脖子上拉屎了

到骑在脖子上拉屎了

孩子也不分好赖心智不开

谁家的孩子谁不心疼

谁家的孩子谁不心疼

如果该给面子该管教的地方分不清

随意搀和混搅的话

就习惯了

就是不可挫其锐气

孩子们要管教

才能成才

要说任凭那样吧放任着

孩子们要管教

你心里就将就着忍吧

这青天白日

抱定了了幸灾乐祸的心思

抱定了了幸灾乐祸的心思

禽兽心肠啊

反而落井下石

反而落井下石

叹息惘然

叹息惘然

看见别人倒霉了

看见别人倒霉了

应该就跟自己赶上了一样

自然就弄明白了

自然就弄明白了

就完了

就完了

爱生气生气去

日子长了

脸拉下来

脸拉下来

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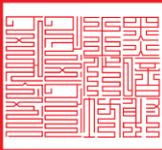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前天遇到了

前天遇到了

想跟他掰扯明白

话到嘴边

想跟他掰扯明白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碰一鼻子灰 没影的事儿自找没趣

何必呢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起初我还想着给他们劝慰调和来着 后来一看拉倒吧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他们两个 针尖对麦芒 谁也不让步服输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你为什么把这不当回事 早点躲开了好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狼角色啊 你搅进去了只会说你活该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你伴着他做事 小心吃亏 他是个放倒了也狠命踹的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怎可欺瞒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什么事情靠他出力才成了都是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没什么可抱怨的 唠叨的都是他又照应回护谁了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胡说八道 唠唠叨叨话没完 要真是人情道理之言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咕咕唧唧真是让人心里上火烦躁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他死缠着不让走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答应的话使不得 要躲的话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赶紧让进来 没别的事 闭目合眼地胡赖着央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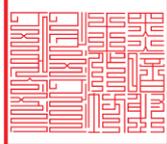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想要出门 才到了二门 他从外面来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第十五篇 劣行

« ما كان له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ولا من شأن »



让我发什么誓我就发什么誓

让我发什么誓我就发什么誓

“

终究有被人杀了的那天 这样的人如果出息了

能得到什么呢 你看着 结冤何愁无仇敌

躲开为好 明知道还到他跟前送死么

谁于此不撇得远远地躲着 别信 坑你呢

不是胡编乱造散布谣言 就是给人安名儿

嘴损 时不时还扭捏作态抽筋作怪的卖俏

受不了地讨人嫌 更别说那么粘了吧唧恶心人的样子

这已经让人心里焦躁嘴里起沫子了

“

谁让他谋着别人的挑着别人的 他一味地只知索取不知给予

人吝啬刻薄 钱上就是命

“

谁让他谋着别人的挑着别人的 他一味地只知索取不知给予

人吝啬刻薄 钱上就是命

“

谁让他谋着别人的挑着别人的 他一味地只知索取不知给予

人吝啬刻薄 钱上就是命

诡计多端

以让人含着泪皱着眉为本事

就无处不伸手 连通天鬼也要欺负欺负

半骂半打还凑合着

要是稍微给点脸 一高兴

不是弄这个就是那个来告

生来是个讨人厌烦人精

平白无故惹人

怎么学得这么下作 丢脸 这我真是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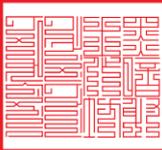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要果真是穷困窘迫也就不说了

特别有钱啊

“

谁让他谋着别人的挑着别人的 他一味地只知索取不知给予

人吝啬刻薄 钱上就是命



假装老实心里卑鄙 全然道是老奸巨猾 这位虽然年轻

他虽然是老了 满肚子坏水 哪有长者之道

赶紧躲开为好啊

躲得远远的 要是你就太容易了 早点醒悟

什么什么样的聪明人遇见了他

都哎哎呀呀地头疼

人心难耐这句话 真是没错 你是个老实敦厚的人

他不这样 反而幸灾乐祸

听见任何人有不幸的地方 不都叹息惻然吗

无事生非坑人害人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这个该死的 竟敢把窗户卸下来 直接把人惊醒了

无非是损失点钱财罢了 有什么要紧

了不得 好可怕 他如果暗地里偷点东西

没有胡扯乱甩 阿哥现在正让我学哪一招呢

这样抡着将要倒 重新挣扎起来 又支撑着

或抡摔或打跛脚 较上劲了 不打蹬儿结结实实摔了一跤

别人从两边争拿扑拿 抓住了裤衩

看来何处不出人才呢

胸中通透 明白许多事情 可以说是矮子里拔大个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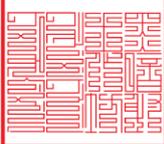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把个坑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只剩干搓手的份儿的时候

要提防着吃亏  
最后

心里就受不了  
每天都混在一起 他们可不是善男信女

就是信他们朋党嘴边的唠叨话 鬼催似的 一会儿不见

结交的党类  
真是蜜里调油

这真道是不幸中的万幸

刀鞘也来不及拿就逃了

打外面有人接着声音叫喊着有人来了 他才急急忙忙跳窗出去

拿着刀吓唬啊 侥幸因喊叫声

拿着刀吓唬啊 侥幸因喊叫声

一声都不吱 动了损了他的

眼皮子浅 什么什么都爱不释手 占了便宜就厚着脸皮装不知道

生性吝啬 窝着撅着养活着 小里小气惯了

自己作自己罢了 这要不死你咋不上天呢

世代的奴才在顶头主子跟前一味这样胡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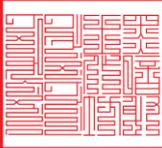
没大没小地冒犯呢 你把你当成什么了 真是过份了

诸凡说到有个人模人样的 你不肯 谁让你眼一闭

可又来了 旧毛病又犯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够了

你才明白啊

你才明白啊



嘴损

话糙戳人

又喜欢挑拨离间

俗话说的  
人不可貌相  
于此太贴切了

见不得人的事多得没法看

好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粗人一样  
敢情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看他他不把那件事查明核实  
马马虎虎的行为

能让他得心醒悟呢

由他去吧  
除此之外有什么救他的办法

就这么定着了  
别人鼻子里笑他  
都装没事人似的

就炸了  
谁都不认  
斤斤计较的脾气

谁都不认

一点都没冤枉他

每天蓬头垢面鼻涕糊脸

滑懒讨人嫌  
说他言语无味行为可憎的

胡闹着聚在一起  
有几个垫他们舌头根子

闲时  
他们的无赖党类

道是谁都能骗了  
真是他的片嘴子死人都能给弄炸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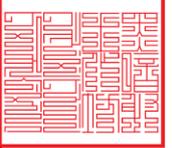
巧言善辩  
话上没有半点打结儿  
那敷衍哄骗说的话

消弭完了  
又开始反悔了

前两天那件事  
别人双方已经和解了

善妒  
坏好事拆良缘

坏好事拆良缘



替谁出力要了何用呢

真不是别人能明白的事

“黄土地脖子了”

即使堆积如山

也是一毛不拔  
岁数这么大了

独揽着死攥着  
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应该长脸的地方

生性小气惯了  
连粪块都舍不得

被他的主子收拾了得屁股都快打烂了  
“

航里肮脏的  
真是没脸见人  
前天不知道怎么了

纽襟掉了好几个也不缝上  
就那样敞着怀过活

全身油上加油  
“

“

看吧  
不出盆子的话咱们打个赌

“坑害自己什么的也不顾了  
什么孩子就是天生专门的冤家对头  
往死了穷奢侈欲撒欢奔腾

“虽然跟眼前的时候似乎有礼貌  
稍微给点脸放松一下

行事乖张  
心里一点不留份儿不让做主才可以

在背地里各式各样藏着掖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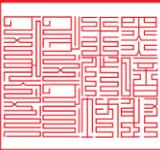
男人被迷住了晕了  
当宝贝疙瘩一样爱不释手

白嚼嚼瑟瑟唯独他  
会勾搭汉子

活脱脱牛头马面  
满脸黑斑麻子就爱风骚卖俏

“

“



他还磨蹭推脱不爽快干活呢

“*تېرى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守着催的话

*ئەگەر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衙门来的交付制作的家什

如果不三番五次差人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他真拖沓

咱们这类不重要的粗糙东西也就罢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可怜

这次就宽容原谅了吧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阿哥吆喝一声

他肝胆俱裂

看他战战兢兢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他说怕挨打

他原本胆小是个从跟人没红过脸的公子哥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打坠儿拽着不放

哭哭啼啼直蹦跶

一问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侄子在那里转着圈打磨磨

看见我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真道是吃惯了嘴跑断了腿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能说什么

他张嘴就来

没头没尾想到啥说啥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别人开口的份儿都不给留

要果真说话有理

事情实在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蠢笨的话唠

没完没了自个儿搂着啰嗦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ئۇنىڭ ئىشلىرىنى ئىشلىتىپ بېرىپتۇن*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你也好有意思啊

怎么这么有瘾

这个皮还钝呢

一阵阵地喷鼻子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安静的时候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香气仿佛佛手一样

折几朵插到花瓶里  
放在家里  
先不说那红艳美丽

叠角重瓣生的  
开了以后血点儿红  
娇滴滴颜色鲜艳

红色的  
远不及玫瑰  
那玫瑰花

但花是单瓣的  
不是那样叠瓣生的

这花叫野刺梅  
这个的叶子虽然跟黄白刺梅一样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第十六篇

物什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连冬天也不落叶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山里面那绿油油的叫杆松

松针粗短

一行行地生长

就是松树  
也不一样  
你看

山阳面一棵也不长  
而且柏树也完全没有

树有各种  
比如这里的松树  
总是在山阴面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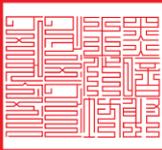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将就着劈巴劈巴扔灶台里也就罢了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锯开都难啊  
按我的意思

这个木头上头全是树疔子  
不仅不能雕刻

想要要做个家什  
一定锯开后刨平  
看吧

هذه هي الوردية التي كنت أراها



一个顺眼物件

一个顺眼物件

别看这个残缺不齐的样子  
原先曾是何等的精致小巧的

可恶啊  
到现在五六天了  
还没得呢

因此给姓啥的工匠送去收拾修理钉个楔子

边框的榫卯都松了  
木板开裂了

咱们的门磨得门轴头都钝了  
门不住地走扇

芯儿里发红瓷实 生来不烂 汉人管这叫红松

这一种叫做落叶松 松针扁 冬天发黄脱落

那黄色的 你当是杨柳么 也是松树啊

也是松树啊

做一个制子

按此把齐整笔直的柳杆子砍了拿来  
要种垂杨  
首先要把长短尺寸计算妥当

他全然没着手  
完全抛诸脑后了

十天多了全没送来  
于是我去催看 哎呀

能是个多细致的东西  
他答应了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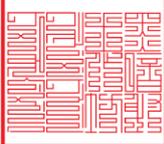
让人做一个土坯模子  
起沟沿刨牙子都不用

可不是嘛  
前天我要压制几块土坯

阿哥你说 可惜不 你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我自己不在家的空当 他们怎么摞搭着就散裂到这个地步了呢

也是松树啊



自然就不动稳了

自然就不动稳了

自然晃悠 现在反过来 把凹面翻过来放

自然晃悠 现在反过来

把凹面翻过来放

试试看

这个水牌两头翘了 刚才把凸面朝下放啊

这个水牌两头翘了

刚才把凸面朝下放啊

即使隔了一晚上 那上头哈中的部分还干

即使隔了一晚上

那上头哈中的部分还干

但研磨之时 下墨顺畅 稍微哈口气

但研磨之时 下墨顺畅

稍微哈口气

这个砚台 哪地方的石头做的我虽然区分不出来

这个砚台

哪地方的石头做的我虽然区分不出来

整整齐齐 树荫也浓密

整整齐齐

树荫也浓密

不要稀稀拉拉东一下西一下地插 自此长成枝繁叶茂的时候

不要稀稀拉拉东一下西一下地插

自此长成枝繁叶茂的时候

一行行地均匀散开地种

一行行地均匀散开地种

与其把这个扔在这里 不如拖回家去劈了当柴堆着

与其把这个扔在这里

不如拖回家去劈了当柴堆着

这边头上放点穰草一吹 呼地一声就着了

这边头上放点穰草一吹

呼地一声就着了

没什么油性了 但直到芯里都干透了

但直到芯里都干透了

这个脱了皮的光杆 干枯倒木 虽然不能当有用之物

这个脱了皮的光杆

干枯倒木

虽然不能当有用之物

真成了个全美的家什了

真成了个全美的家什了

这样精致的手工 要是个水晶的

这样精致的手工

要是个水晶的

可惜不完美的的是是个玛瑙的 有点干烟 这样顺眼的样式

可惜不完美的的是是个玛瑙的

有点干烟

这样顺眼的样式

膛子掏得大且干净 口端足正

膛子掏得大且干净

口端足正

这个鼻烟壶 花纹什么的做得真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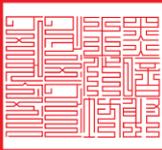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这个鼻烟壶

花纹什么的做得真巧

一行行地均匀散开地种

一行行地均匀散开地种

一行行地均匀散开地种



我的一只家笼细雄

飞得好抓得巧

就是卷  
就是卷  
就是卷

他们

他们就只知道在刀鞘面子上胡乱修饰罢了

刀刃不是崩

你如果让工匠随便干的话  
你如果让工匠随便干的话

平饰就好  
一定要亲自看着他们蘸钢

再打出样子来  
开槽鑿花都不用

在火上烧红 折了又折  
反复捶打到一点夹皮重皮都没有后

想要打小刀  
选好铁  
夹住钢

自是比任其朽烂强  
自是比任其朽烂强

自是比任其朽烂强

骑着的时候随便拨压

上个月家人没留神

这匹马牵扯手又捷足  
敏捷灵便  
温顺又随膝盖

这样欠膘吊欺

只是后胯有点丑

这定是有耐力的

为何

耳朵招风身子干瘦的大骨架  
而且前胸宽膝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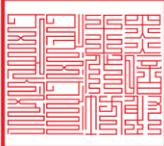
每次出去不抓个三四十手的话  
我不喂它

你只要跟着铃铛声音寻去  
它早已抓住了等着呢

从来没有拿住了又脱逃的  
倘若一头扎进庄稼地里

抓鹌鹑一个来一个  
不到一翅远  
就正好悬空抓住

抓鹌鹑一个来一个  
不到一翅远  
就正好悬空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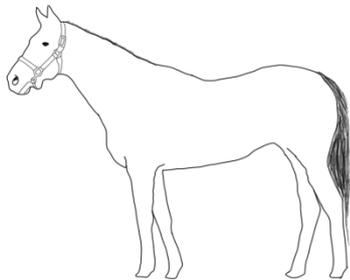
وفاقیں سے لڑنے کے لئے تیار ہو جاؤں گا۔

这开始乏了

看吧

头晃腰弯

اگر آپ کو کمزور لگتا ہے، تو دیکھیں کہ اس کی سرکھٹیاں اور پیٹھ کی ہڈیاں کتنی ہلکی ہوتی ہیں۔



无非就是照着喂几天 膘就长回来了

”بے شک، اگر اسے کچھ دنوں کے لیے کھانا دیا جائے، تو اس کی چربی واپس آجائے گی۔“

有点显疲态

但这匹马原本就容易长膘

直到那里才刚好找到 连滚带爬拿到跟前 膘掉了 头低着

وہاں تک پہنچے تو بالکل تھک چکے تھے، لیکن اسے لے کر آئے تو اس کی چربی گئی اور سر نیچے ڈال دیا۔

绳结脱落脱了缰

整月找

اگر تھوڑے دنوں کے لیے اسے کھانا دیا جائے، تو اس کی چربی واپس آجائے گی۔

时候到了

这次架你出去

禾花雀也好虎头雀也好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松雀鹰啊

你扣了食了

药也停了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看起来好像刚刚见到冲你撒娇亲热一样

”جیسے ہی اسے دیکھا، تو اس نے میری طرف بھاگ کر چمکے اور پیار کرنے لگا۔“

它这撒欢儿的样子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又汪汪地叫着

站起来抓你的衣服前襟

وفاقیں سے لڑنے کے لئے تیار ہو جاؤں گا۔

才出门

它就前扑后跳摇头晃脑的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别糊弄着不重视

好马别被糟蹋了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让它打个滚抖抖毛 找个水草肥美的地方套个绳子放养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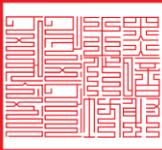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总想蹭痒

赶紧把嚼子卸了

马鞍摘了

اگر آپ کو کھانا دینا ہے، تو اسے لے کر آئیے۔



任谁不惜命呢

“任谁不惜命呢”

没追我

于是我吓得魂儿都掉了

唉

“没追我”

跳过门槛就出去了

万幸铁链子没断

“跳过门槛就出去了”

那条狗就低声吼叫

才想进去

“那条狗就低声吼叫”

干什么把一个大头藏獒拴在门底下

我刚走到门槛跟前

“干什么把一个大头藏獒拴在门底下”

咱们过日子的人家

亲朋好友经常走动

“咱们过日子的人家”

如果网兜没撑起来的话

你且不能休息

“如果网兜没撑起来的话”

定要抓上十几个

我才喂你

“定要抓上十几个”

“我才喂你”

“我才喂你”

“我才喂你”

言语就是人的工夫

“言语就是人的工夫”

为什么不多勤勉躬行此事呢

“为什么不多勤勉躬行此事呢”

咱们人

“咱们人”

被众人戳着脊梁骨说坏话

还实在玷污了尊贵身份

“被众人戳着脊梁骨说坏话”

就是丢弃了满洲根本的人啊

因而不仅老人伤心唾弃

“就是丢弃了满洲根本的人啊”

从家里出来要走门一样

不学的

“从家里出来要走门一样”

所以满语一项

于满洲人自身就是如同黑暗中举着火炬

“所以满语一项”

再全部公事上

都不可以说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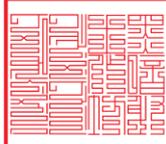
“再全部公事上”

例上咱们人

无论引见

圣上召见还是奏对

“例上咱们人”



不知其旨也。再三思索，不要忽视。

不知其旨也

再三思索

不要忽视

不知其旨也。再三思索，不要忽视。

学记所云

虽有佳肴

弗食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调度教训的老话守着揣摩着就完了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言语上头没有窍门

只要把老辈人口角留下的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自然上哪指望脱口而成呢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遇到事情的时候

定会张口结舌噎住了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练到成的

如果不日积时累勤奋用功的话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无非是按照先前的旧话扎扎实实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